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五目錄

道御史

陳繼先　王度
張翼　唐舟
康榮　陳宪
孫鼎　練綱
鍾同　展毓
伍驥　閻禹錫
婁謙　張稷
陳斌　陸愈

李興　　徐憲
李經　　程材
鄭巳　　王傳
包澤　　涂禎
林瑭　　陳茂烈
任賢　　王渙
馬錄　　王相
董建中　　蘇恩
向信　　林潮
鍾善經　　唐濂

呂秉彝　　黎貫

劉𢿱　　張緯

張日乾　　劉穎

馮恩　　藍田

朱淛　　雷應龍

浦鋐　　鄭洛書

劉陽　　郭弼

曾翀　　陳議

侯度　　鄭芸

葉經　　王瑛

楊爵　蕭端蒙
包節　嚴天祥
朱木　沈楠
徐鳴鶴　胡涍
陳登雲　雷士禎
姚三讓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標　刊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五

道御史

監察御史陳公繼先行狀　　梁潛

公諱繼先字仲述姓陳氏系出頴川十三世祖共始由金陵徙泰和既子孫蕃衍貴顯者益衆又幾世曰菊存先生元贛州路學教授以子貴贈萬安縣尹公高祖也曰學禮由贛州路學教授累官贛州路推官公曾祖也公之祖曰以道潮州路學教授公之父曰有慶先生刻志於學而行尤高推官公嘗於牀夢神人擁皂纛竪聽事前而去俄而公生焉推官公喜曰

此兒亢亢吾宗矣稍長穎悟特異嘗坐客羣集推官公呼令屬對公應聲而辦一坐客皆起賀時方七歲推官公愈益愛之未幾天下大亂亂甫定而居室盡燬於兵諸長老相繼殁僮僕無一人存者公甫冠從弱弟老母以居累累然鮮顧之者獨其姑夫劉尚書嵩來撫之諭使爲學遂往受詩於尚書公數年學日進雖貧約僅自立而氣岸高邁不少降意時人尚書公甚重之久之益肆力古學諸子百家靡不究覽蓄之既富出之沛然渾厚浩博而簡嚴精粹發揚蹈厲而鋒穎潛藏一時先生長者皆稱之或慕其爲文而求

之者輒欣然許諾退坐軒中握筆細書片楮如蠅頭點竄瑣瑣遇得意處則琅然誦之其聲若出金石蓋有不知饑寒之在體者久之以詩登洪武乙丑進士第明年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改山東道出按事於山西閩海間名聲益著繼改廣東道時天下決獄多藉於京師又　太祖高皇帝慎庶獄決獄者惟弗稱
上旨是懼獨公所訊不用威而得其情奸宄慑伏五鼓而興夜深而寐凡憲臺章疏多出其手訊鞫之暇輒爲文自娛一時與公交皆名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爲陳古文而不名也昔所爲文多散失不存存者

五卷耳以洪武甲戌六月二十一日歿於官歿之日搜其家無餘資出其篋無完衣而床几左右惟簡編塵積聞者莫不悲之公孝友之行本乎天性質頴隆準背隱起如負箕綏步徐行懇懇乎碩碩乎其大也傲乎其自得而憂患得喪不足動其中雖坦夷自居而詭隨側媚者不能逆其情雖簡質不華而巧拔曲中者不能測其意終始一節未嘗少變蓋公之材用未盡施年不及下壽然爲名進士賢御史爲文章追乎古之作者雖死無憾矣潛之老母公姊也嘗稱道公之事以勉潛於學令詔其子賞使識之不忘

監察御史王度傳

黃佐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少肆力經書稽理脩辭爲人所師部使者以明經儒士薦起家拜山東道監察御史繩糾務持大體疏十餘上多見用會　高皇帝棄羣臣諸藩不靖兵部齊泰等會議兵事度與僉謀歲庚辰監會試府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北向敗績退保濟南以歷城侯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無不可制勝者乃有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當軸用事忌庸等功掩巳讒間遂行度等與謀者皆見疎辛巳夏六月濟南告急師徒屢敗度奏請募兵壬午春

有小河之捷命度勞師徐州而還夏五月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等畫策以死社稷爲言秋七月坐黨禍戍賀縣千戶所出語得罪闔門被繫寘於法度死時年四十有七按惠大記云度華除初爲山東道監察御史王寅志云或曰令南海三年始召拜則其拜官之年今皆無的據矣又云度居邑之東平坊因徃役藩司牧伯禮爲其子師會朝使祭南海神設席度與焉酒酣索詩即席口占數絕多所規諷或記其詠橄欖曰南海飛騎薦荔枝誰知橄欖更清奇只因根托尋常地無自吹噓到京畿他皆不傳矣因詢十事大

奇之又虔死姻家連坐一百五十五戶籍長王宗錫
冀脫逃詭稱虔爲他產胥藉然亦莫能免也冬十一
月都御史陳瑛請追論方孝孺黨　上曰彼自盡其
心耳其勿問於是事漸寢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
昭皇帝曰方孝孺等皆忠臣可憫因大赦諸家族之
存者戶留一丁應戍云

監察御史張公翼傳略

張翼秦州人舉永樂戊子鄉試歷任江西巡按監察御史會歲大侵人人顛頓莩殣相屬于道公上疏繪圖請賑濟詔憫之爲發帑金數十萬賑活甚多又江岸地斥鹵可田有司憚于開墾公至爲處牛種鑿渠道有秋者萬餘頃民得殷富大臣劉觀貪婪無忌廷臣多彈射之然劉有寵於 上言者反遭貶自是舉朝口噤心悸疏莫敢再公忿然曰言官之職掌爲何誓不與劉共朝於是摘其不法數事力劾之 上爲感悟下劉觀及子輻錦衣獄遣戍遼左中涓楊進等

怙寵要恩請玉帶金鞍圖書等物引從征王建故事頗屬僭踰衆憚之不敢言公批鱗極諫事得寢中涓輩啣指曰秀才大膽時與御史邵玘楊爵輩齊名臺閣生風焉忠臣直士何代無之乃羣議而單阻者多矣張公戇直敢犯不避齒馬之嫌豈非違衆獨立者乎所按部又能墾斥鹵請賑金垂永賴之利以咻噢一方則又直臣中之良吏矣

監察御史唐舟傳 子亮附

黃佐

唐舟字汝濟瑯山人學優才贍中華除關鄉試永樂癸未復試皆中第二名甲申舉進士授新建知縣始至簡易御下若尋常然久之名愈著上下大服有問其故曰占人所謂新任如處暗室輕動必有觸損久坐自明未幾應求賢 詔起赴京陞江西僉事整齊紀度郡邑承望風采舊南昌守懼先隙闔門不能仰視舟待之加禮衆服其量後以微累降判衢郡即折憲節盡安輯撫綏之道以非辜從戎隆慶衢人思之不已 仁廟登極大臣首薦爲監察御史即抗辯內

侍陷黃本固等數事風節愈勁出按浙江所至多致譽為人胸次坦夷光明無纖芥畛域待巳接人任眞自信敭歷中外餘三十年所至有冰蘗聲嘗題門帖曰雪霜半染中年鬢天地應知暮夜心見者嘆服及歸杜門不出家無擔石之儲處之晏如鄉議高之年八十二無疾而終子亮字景明幼隨父任衢州游常山學中永樂丁酉科浙江鄉試戊戌登進士除直隸泗州判官改詹事府主簿旋改王府長史司奉祠永樂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以舊恩賜鈔幣擢寧國府同知謝恩詩內侍傳宣出建章東宮恭屬被恩光親

勞御手分文錦又勑中官賜玉漿五品大夫名不忝

萬年　天子壽無疆小臣戀闕心長在時望彤雲捧

玉皇

監察御史陳憲傳

江西道監察御史陳憲字廷章浙江定海人由進士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江西北直知憲體其在江西政績尤著糾察方面及郡縣吏之賢否而去留之悉公人用悅服南昌之民舊苦三司供給郡縣因之為巳利憲悉革之民大稱快吉安守禦千戶所清貪淫兇惡殺人破家殆不勝紀都司受賂常曲庇之按察司巡按御史雖知之皆怯懦莫敢問憲至廉得清殺一家無罪三人執訊引伏械送京師一郡晏然舞抃於道他善政尚多既歸同官以鞫獄出人枉訐者引

憲初鞫爲證俱集刑部憲事已白以待覆奏未出然已有病時施禮署部事寬而無制屬吏肆爲姦弊凡死罪繫獄者悉得自便臧濤雖罪狀明白尚繫刑部獄未決夜竊至憲所詬詈捶擊憲憲忿恨竟以宣德三年十月卒於刑部於是公論皆咎禮後　上問侍臣曰聞御史陳憲能持身振憲紀今安在侍臣以實對　上深惜之自是不直禮後有告濤他罪者立命磔於市

河南道監察御史康榮孟嘉墓志銘

楊士奇

正統七年河南道監察御史康榮孟嘉奉使廣東明年秋使事畢將歸得熱疾布政使南昌彭公按察使燕湖郭公合三司寮屬偏求醫療竟不起九月二日也發其裝蕭然遂相與治棺歛且歸其喪孟嘉吉之泰和人自少勤學雖貧志操卓然宣德中舉賢良爲廣西按察知事持其言行不肯苟且而勤於職務按察使謝瑾及其寮佐皆一時之賢者亦皆賢孟嘉瑾嘗語人吾雅以友道待孟嘉未嘗以屬而孟嘉事其

上官皆謹凡所施於下吏者亦咸見敬愛三載考最
禮部尚書匡曰魏公前未嘗識孟嘉採諸輿論薦爲
監察御史益明法意究大體用刑能恕而致勤夙夜
操行益嚴不肯枉道徇物嘗巡按浙江歲餘君子稱
其嚴而不察公而有禮得憲體之正孟嘉在察院處
其同寮相好無間言獨都御史陳智恃勢騁弘兇邪
讐正凡其屬之正直者及爲上直大臣所舉者智皆
惡其不阿徇已而不禮逝之或導孟嘉少枉以取
容乎孟嘉曰彼所爲若是將不自容何能容人無幾
智及其所素昵者皆以罪罷黜如孟嘉言孟嘉爲人

和厚坦易廉潔公正與物無競其卒也士君子皆爲之嗟悼其享年四十有八孟嘉余女弟之子十二三從余在兩京二十餘年自束髪閒一善言輒服膺之不混儕流儕今卓立如此余方資賢甥以終老豈謂孟先吾而逝也嗚呼惜哉

監察御史孫公甹傳

京學志

公諱甹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浙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育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置本原錄錄諸生善行學以身爲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單騎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被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榮辱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嘗見庭樹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啖之一生獨取其二公問之以養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飢甚奏絕其

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庚午秋
試時　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
當簪花燕餞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
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
詣　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于文信
公祠去蒞所部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
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金陵
王林朴以賢良徵公薦以自代不允而擢林朴僉事
董廣學政會勑封公父毋得告歸省父間　恩命至
擁騎以迎公塗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

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欲論起之郡守江浦張瑄疏公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爲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監察御史練公墓誌銘　王與

公諱綱字從道姓練氏蘇之長洲人高祖貞元浙江行樞密院都事曾祖文達海道萬戶府總管祖則成洪武初由春坊司直改河南道御史以直言授旌賞考哲封監察御史母王氏文靖公汝玉之女贈孺人公在童孺時有鉅人志長而嗜學通春秋宣德乙卯領鄉薦名在第二會試入胄監歷事都察院正統乙巳　英廟親征北虜未還　景帝監國尋即大位時京師擾攘人心洶洶廷臣雖職居言諫亦莫敢出言國是公摭古証今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曰謹天變二

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其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冬十月虜進逼京城公復上勤王急務謂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然我國家輿圖之廣倉庫之實甲兵之利固非宋比也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輩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爲姦臣宜急加誅以爲衆戒疏入

上咸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可任風紀即日擢公浙江道監察御史明年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皆一時安攘大計辛未奉璽書巡視兩淮鹽課權貴爲之斂戢壬申還朝賜宴光祿寺以示優異尋以邊境未寧虜情叵測上軍國大計八條皆見嘉納時吏部缺尚書　上命舉可稱任者公率同官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廉殿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　上於是召王翺爲吏部尚書以年富爲戶部而薛瑄亦相繼大拜三載賜勑命有式克振斷不

忝厥官之癈先是京師有營兵多離次遣使四方召募丁壯聚之勇敢營歲久逋逃者衆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公上言召募之初旣諭以大義復許以事定遣歸故健夫勇卒雲集京師爭先自效旣而淹留日久恩寵未及饑寒迫身勢必逃避且　皇上嘗體天地好生之仁於犯大辟者尚原其死俾隸尺籍何至使應募無辜之民與之爲伍刑賞失中莫此爲甚方今水旱相仍流亡接踵萬一事例太重搜求太急致生事端爲患非小兼之邊務尚殷急於用武他日復有召募誰其肯從　上是其言悉詔不問義勇得

復於民者數千人甲戌巡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爲盜渠魁未獲而逮繫脇從公至釋之趣師勦捕且追咎其典守者於是與衆相忤按察使楊珏乃誣摭公於朝當道亦多忌公遂左遷陝西邠州判官再徙甘州前衛經歷部符未下而公已丁外艱歸矣自是絕意功名尋復舊業於尹山之陽爲終焉計建思菴於先塋之側塑先賢范文正公文信公像於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於時當學范文否則爲文公爾今兩失之矣其遺像以見吾志識者憫焉公賦性剛毅不肯下人好善之心雖切不嫉惡太甚事有不可雖違

官貴人亦面折之不爲少容以故立朝未久一斥不
復亦其勢然哉春秋七十有六

貴州道監察御史贈大理寺左寺丞謚恭愍鍾公同傳　　程楷

鍾恭愍名同字世京吉之永豐人翰林院復之子復以文學氣節軋時輩居京師與劉忠愍連邸第忠愍諫死時復以母老不與名恭愍趨庭稔聞正論復既歿學益深過廬陵忠節祠歸銘座右曰生不登進士第死不登忠節祠豈丈夫哉景泰庚午鄉舉辛未舉進士壬申拜貴州道監察御史入臺風采諤諤時天下多事凡大計輒敢言　景皇帝既渝盟奪嫡會所建薨　憲廟逃潛邸倖侍擬必有所待恭愍則曰天

下事無重於此者吾固不敢默默然不可以輕言無
稱甲戌積陰晦逾日求直言五月四日適獲韓賊知
虜情臣測因上章先虜事中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
於子然太子甍逝則知天命有在茲皇儲未建國本
無依而虜警天變中外洶洶誠不可不慮也 太上
皇艱侍 皇上友愛甚周今 上皇之子兄弟之子
猶子也天資厚重亦無過舉誠可爲宗廟社稷託伏
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擇日行禮復其儲位仍
選蹇諤之儒臣日侍講讀庶緝熙聖學用延祖宗無
疆之休天下幸甚臣同昧死敢言 帝不懌然重天

變仍優詔褒荅所言事理深有憂國愛民之 心然事有難易從多官議說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儲言有旨鞫訊辭連及並下錦衣獄命牢固監候窘辱萬狀踰明年八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先議及儲事至是以考績來 上憤其言因被杖左右曰皆鍾同倡論至和者再三同是罪首耳遂封大杖入箠杖至百臕腫踰六日死獄中時八月二十六日也年三十二瘞尸獄中丁丑 英宗復辟國子生黎華朱圭以為言贈大理寺左寺丞錄長子啟為國子生己卯得尸詔給衣棺馳驛歸葬尋授啟咸寧令以疾

龍成化癸卯妻羅重以爲請　憲宗特命錄其仲越爲通政司知事月給羅米一石丁未越以易名典請乃謚恭愍俾從祀忠節祠恭愍方在庠序隙地特出紅葵一本迥異既萎學木巢烏鵲産白雛者而納諫章時馳馬出馬潾伏不肯去同憤曰死同耳我馬奚爲馬猶廷廻再四乃去後三日死廄中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展公毓墓志銘

李東陽

公與家君友且二十年東陽七歲時始知讀書爲文皆稽公啟廸稍長因公爲外傅從之游食飲於公數年東陽舉進士甫五年而公卒卒之日門人進士李紳爲狀來東陽乃泣而銘之嗚呼公生無伯叔昆季家故貧始爲書小術已而棄不事事舉子業游順天府學天順丁丑舉進士擢河南道監察御史三載階文林郎兩按藩鎮皆有譽其在山東剔奸刮瘼十去四五民無賴飛爲俳遊食市中者甚衆公悉驅之耕時

有欲傾之者陰縱人狙公撫綏無所得公益嚴戒立崖岸爲之吏民無敢犯其在朔方有中官出鎮橫歛荼毒人莫敢牴牾公首爲狀白都御史奏之彼竟得罪去大同荷全之間有牧地數百里析兩地兵民居之衆佼欲擾亂手挺與刃相殺有司莫能制公掘地爲塹數里抵南北山麓中分之戒不得過乃已時戎政廢弛命尚書王公竑及公理之乃閱士卒壯勇者復營爲十二置長若屬居則共習戰則俱往共爲法最良尚書去十二營遂廢後乃復爲十二營馬之在畿牧者民多以賂爲奸其名僅存實喪其三之二不

足用公與給事中一人偕受命往治之[illegible]太僕之不
任事者劾罷其丞六人其在道考覈為多凡與諸道
偕諸道疏具在有司公風義凝重巍然不挫於物其
有不合者雖貴矣必與之抗人皆以為難公負能御
史哉公諱毓字鍾秀其先本崔姓祖與出婿於吳遂
從母姓徙自鳳翔之岐山居京師

監察御史伍驥傳

實錄

成化十一年正月壬申命祀故監察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於福建上杭縣先是上杭知縣蕭宏奏天順六年盜賊竊發都指揮丁泉率兵守備本縣扞禦有方賊不敢犯次年賊勢益熾悉按監察御史伍驥初入境聞變徑馳至汀州審察賊情調兵策應兵既四集驥乃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以禍福賊不意其猝至初甚駭及聞所諭且見其至誠莫不感悟泣下旬日之間脅從來歸者一千七十餘戶俱給以牛具穀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與泉率

兵深入攻破營寨泉奮身力戰為賊所害自是賊益猖獗與總督官軍弔死恤傷激揚義氣與賊戰十餘合破犁壁等一十八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平驟衝冒瘴癘致成危疾班師未幾卒至殞命衆皆傷痛如失父母縣民郭明德等已備私財創立祠宇乞載諸祀典令有司歲時致祭以慰衆情以為人臣之勸事下禮部復奏賜其額曰褒忠命有司春秋祀之驟字體純江西安福縣人景泰甲戌進士雅重氣節有威望持大體見同類掇拾大臣以沽名者恒非之遇事當為果決敢任衆期其大用而止於此莫不惜之于命終于福建按察僉事

監察御史閻公禹錫墓志銘　　馬中錫

成化甲午春夏間中錫得劇疾危甚稍間則秋試届期吾邑計偕者赴試久矣公方試士於順義縣因持牒復試得中錫文輒大言詡隣邑諸令及校官不意今歲解元乃在此吾歷試八郡未見有出色者晚得斯人足慰吾心矣仍命順義令餽米肉僕馬以示優異比揭曉中錫果第一朝論翕然以公爲知言顧中錫膚淺何足以膺公盛心而公之愛則深矣公今已矣每追思不勝悲愴其子放復屬中錫銘公之墓是益重予悲也義不可以但已乃收淚叙而銘之公諱

禹錫字子與世洛陽人祖以上不仕考諱端登解河南爲教官以終贈雲南道監察御史公美髯明目負氣自許不肯脂韋世俗亦不事邊幅與物無忤童時穎敏之人讀書日記萬言過目輒成誦肆長博極羣書日大性純孝九歲時哭其父幾至滅性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昌黎訓導丙寅喪其妣太孺人既奔喪之禮久不行乃自官徒歸廬於墓終制有強禁允化白蟻出集之應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既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關閩學道謝舉業去洛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考功員外

郎開州紀振薦公爲其庠訓導遂以其所得爲教四
方從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氓無少長皆化之
日無取閤先生非剌也稍涉不義即相誡曰毋令閤
先生知之正身飭行望者消釋人以比司馬端明之
在洛云天順丁丑大學士李文達公薦爲國子學正
尋陞監丞諸生之事干謁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
買怨癸未謫徽州府經歷諸生請　闕奏留者至再
甲申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
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由禮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擁
貂蟬握虎符號稱儒將者亦多公門人四典文衡九

號得人太宰塩山王忠肅公欲大用公未果繼忠肅者姚文敏公集廷臣求學行異等可任御史者提督畿內學校同聲以公應乃授今官公感知遇慨然有造就人材之志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之人皆粗知性理者公之力也又疏場屋數十弊陳之皆見賜施行時論稱快焉世方仰其有爲成化丙申七月二十八日無疾衣服冠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所怙恃距其生宣德丙午四月十三日得壽五十一明年丁酉歸葬洛公宦遊三十年清苦肅索

如吳隱之每去任橐無一錢如劉寵死之月家計如
厦黔婁其文武門人及故屬吏相與賻而殯之平日
著述甚富有自信集晦菴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
讀書錄河汾詩文司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註武學
詞範行於世

監察御史婁公謙傳　　京學志

公諱謙字克讓江西上饒人成化丙戌進士拜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以躬行實踐爲教士類翕然風動時中官汪直新幸勢炙手可熱公絕不與接直甚銜之使遴校文致其短竟莫能得已督北畿陝西學爲教一如南都弘治壬子晉四川左布政使提調鄉試監臨者重其雅望簾內外諸務盡歸之以勞苦觸疾卒

監察御史張君稷墓志銘

李東陽

君姓張氏諱稷字世用世爲揚之寶應人曾祖谷成祖仲仁父彥明封太常寺博士母鄭氏封孺人君少有器識弱冠爲縣學生穎脫儕類御史見其文驚曰是當爲場屋魁比試有司屢弗利成化戊子始舉鄉貢壬辰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嘗領收京儲給河南漕開諸君貲皆有能聲授太常博士凡值郊祀廟饗左右執事甚閑禮度有白金文綺之賜居數年被薦爲四川道御史監光祿寺出納明愼及按福建樹風采嚴號令鋤強植弱敏於聽訟立判曲直然未嘗恃以

爲能毋錄重辟必勤履念所全活者甚衆有藩閫武臣怙勢爲民病君列其罪奏出之名益彰尤重文教以作人厲俗爲事間又訪先賢遺跡興廢補敝存問其子若孫或弔古感物輒形歌詠亦不以妨政務又受代簿牘無留者時官數多冗至有冒名匿罪以干別有擬奏而病已作竟不果上云君闓爽明達博交泛愛而臧否自別有不當意輒見辭色旋亦消釋不復著胸臆間恤窮赴急義氣所激視財利若土苴在官十餘年不問生業未嘗增寸土一屋服常儉朴淡然如若生時君富經術授徒京師有顯者爲詩文清拔有思致至於辨別體裁評騭高下尤介介不苟君于以爲知言所著有竹西稿若干卷

御史陳珷傳

順德縣志

陳珷者龍山人也進士選庶吉士出爲監察御史時宦官汪直竟西廠詗啓京師横恣羅織尚書項忠疏罷之矣御史戴縉上言汪直功德不宜罷復用事未幾縉遷都御史珷與同官郭和上疏曰汪直奸邪小人竊弄威權締結朋黨紊亂朝政擅起邊功 皇上頃罷西廠人心大快今復令直提督其勢益張天下但知汪直而不知 皇上請將直正典刑以爲奸邪之戒 上優容之巡按雲南討巨賊賑饑民撫叛夷歸侵地有王射者藉汪直詐稱使者至滇珷械歸於

京師而鎮守太監錢能直黨也其事珹未嘗不側行踧踖然珹氣盛弗爲禮會能掠取鎮內寶石子女及納夷賄許以土地印信諸不法珹遂劾能與直朋邪相倚害民啟釁直等齮齕其間逮珹論治適戍居庸子應科上書訟及科道論救乃放還田里珹爲人剛不能容人戴縉本同里子以附直獵大位珹終身不忍見也嘗出見縉樹坊故瞠目仰視柰何摘塗污我欲撻圬人於是兩家大鬨臬司不能居解坊不克樹縉請於　朝乃克樹云是時珹直聲聞天下當塗甚重之珹亦菀表在念有所關說其言輒效後有以曲

辭者珷曰傔直惡賂我乎邑人至今以爲口實又常
奪人田布政劉士奇微時田亦在奪中告珷珷曰鄉
大夫奪田自其故高第以歸予勉之矣及士奇登第
遂歸之以此少於邑人不傳也

監察御史陸君愈墓表

張元禎

君諱愈字抑之別號貞菴世家海鹽之陸塘橋高祖考伯榮曾祖考昌祖考成始徙今平湖之馬廠里居焉考桂妣朱氏君幼已篤嗜典籍長益刻意進士業以邑庠生領浙江壬午鄉薦慮分於家事去精修於百里外僧寺中游太學復萃四方知名士倡議爲麗澤會以相淬礪乙未第進士觀政吏部出爲揚州之江都令爲治一本仁愛窮鄉下里靡不歷月召有年德者鄉一人詢民疾苦江旧消長不常不稅額不損焉多領牧於無丁産者城南供餽歲所糜不貲一一

為之均賦而節約之民困頻甦水居畔不知蓄泄數
苦旱澇召伯鎮河塘數厄於衡嚙始敎之開渠以待
盈縮復爲之伐石以甃其塘積患乃由是除歲凶民
多鬻子女於江南亟捐俸入并公餘錢贖以聚者幾
百人每新穀未登輒發其舊廩散之約秋成償貧者
甚得濟巡撫李都憲籍所部羨銀十數萬兩將上之
特請留之江淮活無窮民命江南屯卒爲暴境內一
旦單騎徑往擒其魁奏罷巡檢司控制之勢乃戢憲
臣誣平民數百家爲兵與抗執累月竟得免如嫁尼
僧瘞旅骸修學校恤孤寡善政尤多旣三載召言、廣

東道監察御史監通積局竹木及巡視京倉人人稱
平中貴人欲有所私不可得丁外艱服除如實拜廣
東道御史又未幾復丁内艱改山西道不三月尋有
按蜀之命蜀地遠在萬里外謂非嚴莫治下車即鋤
豪強斥貪墨發奸弊風稜甚峻上自崇藩下至荒酋
咸懍懍莫敢縱尤加意學校孤寡及死獄大修成都
郡學剏養濟院於營昌出成按之不能生者亡慮百
十數滿一載將代以感者行炎鄉得疾旋成都遂下
世寔弘治紀元戊申之八月二十六日也距生正統
歲次己未七月十二日得壽五十君為人雖落落負

氣節而宅心殊平恕居常留意世務於工賈事亦講論及以故唯所任之而達性不崇佛老及諸淫祠而翊家廟輯家譜置祀田皆所倡者過親族甚厚迎養寡姊割田宅以奉寡嫂弟有疾躬候醫藥無晰夕間教育其子猶巳生子率皆人所難能云

李興傳　　朱睦㮮

李興字伯起嵩縣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冠縣知縣以憂去百姓遮道泣留起復改鄉寧擢監察御史忠鯁敢言每上疏訣別妻子不復留意家事及按陝西大振風紀所至姦盜屏息是時参將郭鏞怙勢違法諸司皆畏之間有劾者奏鏞即令人刼於道并其奏章奪之興乃密疏罪狀請按誅之　上俞其奏興捕之戮於市百姓稱快又儀賓樊其者嘗毆父父愬之官莫敢有理者興廉知以計縛至階下杖死其它鋤强抑暴皆類此布政韓某素與興不合及轉都

御史郎撫賜中因郭樊二氏子愬遂奏興逮至京師坐以重辟吏部尚書王恕乃上疏論救其略曰近者御史興巡按陝西克盡憲職所至秋毫無犯其有益於地方多矣今之所傷雖有數人葢欲懲治奸頑初非有意挾私法當擬徒今若處之以死臣恐天下後世以爲　陛下用刑任情弗以法豈不有累至仁至明之德耶且天下貪官汚吏强軍豪民所忌憚者惟御史爾今若此是使御史垂首喪氣而貪汚豪强無所忌憚欲小民獲安四方晏然難矣疏入　上宥其罪謫戍嶺表而興名益震會赦歸所著有西巡奏議

蒿雨野錄若干卷子尚當父興興被誣論死三上章乞代及興謫戍賓州遂從行弘治十一年尚由賓州學生中鄉試　論曰李公好言事所上疏多除姦啟徼進用正人一時中外肅然其按陝時所至山嶽動搖至今吏民猶畏威懷德可謂不愧厥職矣視世之喜循默惡鯁直者何可同日語哉

御史徐憲傳

崔銑

徐憲字振綱安陽天池人成化戊戌舉進士授松江推官松江天下稱饒而民頗狡憲以約巳推誠爲治張弛稱之日繁華罔動用刑宜俗民亦稱曰徐青天大說服有盜牛者以火刀更其角莫辯也憲令縱牛入野牛奔王家闌中乃治盜罪入内臺爲御史出按甘肅番貢獅子憲令守關者勿納上疏言獅子異物受之則夷生頑心況日食牛羊百夫扛之昔武王受獒召公戒曰細行能累大德往者夷貢獅子受之故敢再貢彼巷窺我好尚矣却之便時例贖徒者并贖

杖憲奏流之罪三贖米四十石而止雖犯死罪不論
五十石今增贖杖法則三年者米至四十五石矣是
雖輕於死而實重於流也憲以親老謝病歸天池卒
年五十一

河南道監察御史李君經墓志銘

李東陽

士常姓李氏諱經別號力齋其先鳳陽臨淮人也曾祖諱濟元季以鄉兵歸國累功授廣信衛正千戶祖諱庸陜西都指揮僉事考諱徵萬全都指揮僉事始居萬全兄士章署都指揮僉事世有勳望士常幼端重如老成人爲都司學生刻志問學夜或睡輒以手自批其頰舜咨父尚書公謫戍萬全士常寔受學有名諸生間葉文莊公爲巡撫賞愛特厚薦於我外舅蒙泉岳公爲壻公時知興化府得葉書曰與中不吾

貢亟報許之上宗游蒙泉門文學益進御史林貴寔聞于與督學政咸見器許甲午舉鄉貢戊戌登進士第奉詔入翰林爲庶吉士辛丑拜河南道御史奉勅巡山海諸關二年政令明肅歸掌道事覈京官稱負尤嚴愼不苟及巡河南令有司毋貸市物而稽其職聞者皆相戒莫敢肆時歲大凶上疏言懷慶諸府民父食子兄食弟骨肉親黨相噬死徙十六七雖蒙赦宥宜大肆蠲卹庶他變可弭又與巡撫會議諸賑卹事未及報益憂懣簿訟塡委弗遑寢食冒暑至洛陽疾作復有公事當詣汴猶閱案過夜分乃行至則益

甚語已不可辨猶隱隱言菻荒事九月二十一日卒
士常天性孝友又習世訓居喪疏食三年兄弟雍穆
晝聚處堂上暮乃歸寢兄出未返過期不敢飯閒壺
和敬迭爲賓禮叔母寡𡨚而守節終身母事兄士章
于指揮同知猗及穆及兄純子程秀皆早孤視若已
出或親爲講授繕庶弟也遺腹于外及長謀歸之爲
娶婦焉士常赴義如渴勇不計力人有善推誠嚮慕
意氣所屬歷歷出肝肺守官清儉家指旣衆俸不給
或稱貸爲口夕旣及遇文人墨客竟日延欵與相倡
和所得詩賦至累篋笥猶酷好不厭自出翰林爲御

史雖極通要而非其好竟憂勞以死嗚呼悲哉士常善楷書恒曰吾兄書法過我謂士儀也士儀乃自書此銘曰以慰吾弟東陽爲篆蓋亦士常意云

河南道監察御史程君材墓志銘　王鏊

孝宗皇帝御天下憂憫元元體貌大臣而於臺諫尤所優假於是言官多得盡言而言之得體剴切而可憚婉曲而可思明白而可以感動人主者亦無幾人若休寧程君良用其所謂得進言之體者也君諱材初以進士授閩之汀州府推官汀俗故號頑獷君至方發明察一時獄訟不之守而之推守以是嗛之巡按御史胡華入守言每含怒以待有囚法當流胡欲寘之死君據法以諍胡曰我不知法耶胡怒亦甚君辨不已久之胡怒自悟曰推官言是也不然幾誤殺

一人後有大獄必召君議巡郡必挾君以往文事武備悉以委之且舉君爲八閩衙吏之首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即上疏劾大臣貪耄者二人時長憲者謂試御史不得遽言事不與實授君亦不顧曰試御史獨非言官耶會考京職給事中吳彝王益被黜二人益嘗劾冢宰馬公者君遂上疏言大臣天子之股心言官天子之耳目任腹心而廢耳目可乎願留彝益黜臣等之緘默者未幾又疏九庫出納之弊蠹政爲剗甲子秋始實授御史往福建清戎伍至天津値中貴進時鮮者暴橫不法上疏劾之因請　上節貢賦

以安民生至淮安又上弘大綱舉萬目以隆治體任將師以重邊防謹謐議以郘公道累數千言 今上初政又上十事一曰君心蔚事之本聖學進修之本朝廷四方之本部院諸司之本衣食生民之本禮樂教化之本賢才致治之本聽納求諫之本將帥攻守之本內治外攘之本所歷地方災傷又上奏曰 陛下登極之初災異數見駢反身修德信用忠賢自宫闈以及百執事皆禁絶奢侈與逸遊戲玩之具與夫不正之人無益之事可緩之賦一切能去皆人所難言者又嘗薦人才如王綸可尚御藥許進宜本兵柄

陸完之勤廉林俊之養素自重陳茂烈張詡夏鍭潘府之恬退後多爲名士君自以爲出於程而生於新安故一意程朱之學嘗曰今世人才之不逮古者科目害之也朝廷設科以取士士由科目以進身登利祿之謂哉所至輒引諸生講明性理之學雖簿書鞅遝而手不釋卷居大父母喪不用僧尼道士至今家以爲法時巡按欽員君兼領其事又兼查理文卷軍器諸務慎委君殫精竭慮遂以成疾疾革召所屬語之曰吾爲言官不能舉職死有餘愧死之日其勿斂賻賵以重吾罪古者冠帶不送死其爲吾易潔衣以

務時有族叔在浙西求一訣君曰爲謝吾叔察院豈私見所耶叔大哭而去時正德丙寅九月十七日也年止四十有一君修髯偉儀觀抱負落落不凡與張芝戴銑爲友砥礪以名節必欲追古人及之不肯隨世碌碌以就功名官内臺一年所上十餘疏疏皆當今急務非掇拾細故以塞責亦不爲矯訐以求名惜中道忽蹶然跡其所樹立亦足穢白於天下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假而位至卿相終老默默以去視今所得何如哉

監察御史鄭巳傳　　郝志

鄭巳字克修山海衛人也成童充縣學弟子員屬儷句輒驚人貧而克意向學隆冬夜然柴誦書達旦舉鄉試亞魁登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劉文安典教每閱其文輒嘆曰山海乃有此子耶改御史會廷推撫臣有弗當巳出即抗章論之語侵當道又累疏指摘撫臣及中貴而權要多忌之矣巡按陝西甘涼諸路災沴連歲邊境繹騷巳上臣時圖治等疏大要以安民練兵責在守令將帥而守令將帥之選責在吏兵二部揀本則歸重于君身親儒臣以講學延大臣

以勤政獎直臣以來諫疏疊疊數千言極剴切感斷斷
可行得　上允遂講賑濟飭邊備陝以西藉之時勲
貴出鎮統袴子弟怙勢凌下監司莫敢問已捕而杖
之瀕死實勳貴人親弟也乃謀中之譎戍宣府總兵
慕而敬禮焉館諸佛宮士從學日衆有黠卒怨總兵
奏不道事累及已繫闕下誣白放歸田里奉郎詔
復官知者欲薦嚮用而堅謝不起蓋其亮節有氣嫉
惡如仇譬談世事弗平輒攘臂憤惋至面詰人罔避
其不耦於時有以云

監察御史王君傳墓志銘　馬中錫

寶坻有良御史曰王傳元臣生有異質大父徽州司獄某謂其父主簿封御史緝曰是兒骨相當貴嘱其母封孺人趙氏護愛惟謹既長廣頷疎髯性資高朗領成化辛卯鄉薦以乙未進士爲山東城武縣知縣下車値歲侵民多流亡縣帑廩罄竭元臣移文兗郡得銀二千餘兩移檄殷富得粟麥二千餘石布帛二千餘匹以需賑給民頼全活人稱其仁惡少殺一家七人獄久不決君廉得其情抵於法人稱其明以是有良有司之稱甲辰拜御史多所論列風紀肅然初

使南畿祭馬政繼使遼陽又按關陝按江西皆悉弊端著能聲深得憲體時江西多事元臣毛界綱故無不悉于慮必欲無歉以是有良御史之稱然亦以是得勞瘁疾虜不能支遂上疏乞歸冀優游林下以畢餘年而竟不起弘治癸丑正月某日也得壽纔四十四嗚呼哀哉銘曰崇班上壽訖死無聞君不人愧而人愧君

雲南道監察御史東川包公澤墓碑

張時徹

包氏其先汴人也至朝散大夫彰始徙鄞之江東於是鄞乃有江東包氏云明興有以明經舉進士授新城丞則諱華者也華生文助文助生甸甸生銘號素菴贈監察御史配紀氏贈孺人生子男五御史公其次也諱澤字民望別號東川孺而穎特年十三補郡庠生器藝輒先諸生弘治癸卯舉於鄉丙辰第進士首以才儁選授雲南道監察御史督視京師通渠議恒有功承賫鏹之賜庚申奉璽書清戎陝西飭理塞

夏固原諸要害經略整整磨勘諸司文卷蒐剔蠹弊
罔伏比考績綸音嘉奬焉已而出按湖廣兢兢執法
奏罷藩臬不職者郡縣官凡自揆無狀輒望風解印
綬詭籍之吏空舍而避非一一捕治之也諸王府侵
田咸勒而歸之民先是郢王國絕遺墾田一百六十
頃與襄二府各欲歸其國奏爭不已撫按官迄不能
決公詳覈始末請以田歸興府而襄府軍校得佃種
如故其事乃定時有叅將趙昇者膏權賄貴人嘗杖
殺戍士奪民園舍顯貴人無敢發聞公至密以萬金
爲賂麾之而悉按以法儀賓蕭璉較轢諸司王實爲

之寃公曰數亡格憲非制也盡以聞王瞿然出璫就
獄太和宮巨璫齊姓者怙寵倣福四張漁獵聞公按
部輒戢其下曰毋縱闍羅包老擒汝矣于是興學校
正風俗練甲兵修水利舉荒政課農功哀矜審讞州
獄平反大辟凡四十餘輩值歲大歉發餘粟若貢院
諸司以哺饑民所活蓋以萬計其餘興利除害疏奏
九十餘事皆斤斤中於理巴東雉出洞蠻以隸省會
之過也佰負固不靖乃度地宜奏設九溪永定兵備
諸夷不兵而服公初奉命而出也道經維揚徐遲同
携千金爲科場關節浙東張僉事亦私以二千鴈皆

峻絕之及鎖院條禁精嚴按閱詳核得人稱爲盛云
公天性仁孝二親早世孺慕者益終其身諸弟妹方
在襁褓篤於撫字俾有成立平居敦尚行誼最恭禮
節訓子弟有常業每邸舍遺書輒以惇本飭躬爲先
與人交恂恂不二親黨急難則亟爲拯救甚於痌瘝
之在身也時兄弟強幹率以智計逐什一之利積貲
高等矣比其析也人取千金不啻而公則一無所與
生田屋室悉取其菲者追念祿不逮親奉廩所積置
山田四十餘畝爲歲時伏臘饗祀之需與諸從共之
在官清白自將門無私謁鄉有得盜屠掠尸者善發

古墓事覺繫獄暮夜奚隸人裘孟一持玉碗二黄金數鎰請公丐免公曰此盜物也而復盜盜物可乎亟言于官而法之於是吾明盜墓之患遂息矣卒之日家無私槖惟有東川政績十二卷弘治乙丑七月卒於京邸得年僅五十有七

監察御史涂君禎墓碑

李夢陽

新淦縣南我舟至遊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御史居也余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涂御史葬處朴指曰父葬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康山是也余望之歔欷已謂朴曰比得碑于廢寺吳石也曳樹墓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蓋罹閹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獄乃涂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涂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

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詔令禎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嗟歎淚下乃時余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下也今大政更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問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歎淚下以究故禎君名字賓賢弘治巳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下第一乃於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貨入瑾如它御史數冀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朴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玉笥山云篤古持禮諱弘濟者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涂兆善使酒觸丈父容之

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於
是謀手其產日鬩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自主
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兆自主產
割而手其豐盡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兄康生
也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會
坤卒父往弔焉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矣勿疑
語曰覩其死知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爲世所敬誦
然矯僞盜名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
不可掩邪夫涂君官不過七品壽僅踰四十非赫赫
人修之夫也乃今歿王大思千朝鄉人德于鄉所縣

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耶然余往在詔獄見君日涕泣念母今母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疑爲善之無報夫孟子不云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誠若云　則顏回王通之倫非哉

監察御史林西園公塘墓志銘　林俊

西園公貌古沖晦不肆為時俗衒耀人鮮克知者一日會黃司副汝亨所公獨端坐無言既去予曰是無類有道者黃曰然是故為進士督猜巡撫上其事為令者為行人使諸藩給邊餉絕饋遺者既為監察御史言慎名器厚國本七事名斥主柄匪材又按傳太監假子出巡雲南言孟密不當立安撫階亂事出萬學士乘進程尚書依附馬序班受賕又言鎮守故遺玩具淫巧過制究鎔毀毋以上供蕭入太學士南陽劉公驚曰林得御史體未可以貌取人鎮守所漁刮

千沐六九孤鼠薰灌殆盡代者心不樂然敬憚之曰
吾閱御史多矣無如林者黔國沐公廉重寬博椽史
張聰盜柄都司屈膝不爲禮邊務多紛更受賕事敗
沐欲徐去以他藩司爲達予曰是有撫巡既而都憲
王公怒見詞色公獨唯唯人曰怒難救也予曰無亦
唯唯者耳既之王頗解而公執如故聽竟成廣西故
事鎮守邀飲御史坐右公始坐左幕下治文書頗弄
舞方執酌跪公曰善事主者毋襲故常其人骨竦膝
觸地有聲二府官屬盡斂弗肆參將縱麾下私干崖
眷印殺人公覈實論死數人降調數官參將坐落職

閒住都司有粗悍者公陰折之時弗自勝然語入必
日林道學林道學有安乃者土官子土官坐事死獄
中通把利其田言乃謀叛普顯者土官弟嫂氏虜爭
官誣以通黑脚夷三千入寇皆繫獄十餘年被累死
者百計土人懼其出則飛語讙呶無敢白者公駁曰
乃叛從者何人寇何鄉黑脚夷至三千時當有飛報
征調事豈得自默遂不能難乃顯得安置四川自餘
平反益衆蓋公智而守以愚動而行以靜正而居以
和繁而示以簡無喜色無怒容故法克施人無怨若
議者在滇幾三年代者以憂中止繼者當復來公方

別條局出界上以俟繼者病告報至三司欲觀舉止除遣俟別方言公揖入敘坐如常不復問故神采無動者人服有養以學行選督南畿學政黜浮華重廉退士風就醇聲實益副銓曹上為太僕少卿未命方復有所須則公以省墓北上告終浦城弘治丙辰十月初七日也生丙寅十一月十八日諱塘字廷玉侯官雲程人公孝友仁信學求心身不專為進取肯十年不赴會試所歷迪功修職承事文林四郎所著西園集宗法存古錄墓在何家坑之原

監察御史陳茂烈傳　　實錄

監察御史陳茂烈正德十一年冬卒於蒙巡按福建御史王應鵬奏其清修苦節貧且無後請加卹典以勵士風禮部議茂烈孩提之性富貴莫移冰蘗之操始終弗懈殆儒者之高蹈也宜如應鵬奏令有司樹坊表宅賜以名額或附入鄉賢祠歲時修祀仍優給其家從之

明旌表孝廉文林郎監察御史梅峯陳先生墓志銘　　林俊

正德乙亥陳先生如賓書林墳成明年丙子得月吉

吳母封太孺人張氏加疾詣山齋曰吉凶未可知吾
平生所學見素所友執事又甚諳予曰畢竟如何予
曰吾兩兒也勉就藥以觀天意私叩其家無一新衣
爲之密備甫畢氣絶十二月十有六日也是日天氣
慘黒道路流歎吊者皆失聲先生無子予立其族子
遠揚爲後與松崖山齋治其喪守焉君以棺來助越
明年正月六日遠揚奉張及先生若配孺人鄭氏以
葬墳土未乾德人先逝噫其如何士民具純行羣請
之守帥言之巡按王君應鵬以聞禮部覆可旌坊賜
額表宅里進之鄉賢以祀月給米以郵其家始先生

以孝廉爲吏部所知奏食學祿養母俸滿以布政使
陳君珂薦　上特嘉清苦月賜米三石資養又詔
上溫旨諭受及是命三賵典也先生諱茂烈字時周
陳爲瑞安大川顯姓曾祖伯洪功陞興化衛總旗傳
慶四又傳贈吉安府推官善祥爲先生父父卒先生
甫四十歲家貧忍食以飽黃氏祖母讀書時夜分黃
憫其羸喻止遂韜燈默誦究心道學作省克錄自考
黃卒易所居資其餘直買山碧瀨以葬二喪親負土
石墳成問日一視久之三五日一視哭盡哀而還胡
憲副榮重古行禮爲子師會試道遇刼徒附之者幸

在抵京如封付之附者請半先生曰其者去君者存何半大學試第一進士出使東廣盡郝臚金修禮陳白沙因領靜一之誨退而與東所私論難吉安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氏爲類爭者媿服時張守本以嚴擊繩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峻徐開解爲齊信乎上下官有賢薦而民有去思郡志列在名宦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爲救爲監察御史袍服樸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白係風紀之重尚

書侶者子受賂崔者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同言者屢
劾先生再劾侶者而崔猶留先生以母老乞終其養
供母外短牀敝席不辨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
出則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
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
五經四書之旨體驗心身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
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孝廟上賓與予相對慟哭逆
瑾亂政相對憂憤至羅織重罰以恣毒士夫先生曰
某僅有死耳予起征藍先生杜門養晦悟領深而充
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有憚先生知爲

愧予嘗評第物品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
冉程朱高第子無讓焉厲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養
循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予始
識先生諸生韓洪洞問莆人物予曰從吾又問以先
生對韓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予曰是友自純家居
相信尤深每聆言躁處消息宿疾爲頓愈先生亦惟
予言獨契嗚呼由今其復斯人耶先生壽五十八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任賢傳　　實録

任賢河南裕州人正德六年以母喪家居適流賊至同知郁采請協心拒守賢諾之乃招集其鄉人三千人登城拒守城陷罵賊不屈遂遇害一家死者十三人巡按御史聶賢以聞贈太僕寺少卿予祭葬仍廕一子爲國子生時正德八年六月

御史毅齋王公渙小傳

羅洪先

正德間逆瑾借權威虐縉紳縉紳中稍懷恥者鮮不見忤得禍而先大夫在武選以事不關白幾就逮余每聞人談瑾事輒恨當時大臣不能相正則已友蕭伏乞哀門下思駕其勢以自便是禍縉紳者不在瑾而在此數人也然瑾得肆威虐大抵背棄口祖宗之法以持人短長使大臣各思自盡無所缺失不得其職則斷斷相諍繼之以去瑾雖凶悍烏能累犯衆難哉及讀象山王君子長所撰毅齋公墓志始知余言未至也公嘗為御史連上疏指斥時事被杖朝堂

除名既歸猶以他事論輸邊其疏有曰救亂之道貴防於未然及其已成噬臍何及漢之黨錮唐之甘露之變其所由來豈一朝夕之故哉於乎可謂至論矣璫之勢至是已成而公云云者蓋自盡其職不復慮其禍之及也璫伏誅諸謫徙者皆復起嘗道衛公故嘗直已竟抑不用於乎用不用於公何與吾獨念璫未振而縱其萌惡璫已敗而幸其餘威者不知凡幾人矣而率逃於後死之誅則是可恨也議者多咎韓忠定伏闕之請不行爲縱璫之漸矣幾事不密韓氏有之至於洩露取媚以致報復相尋者誰歟然竟爲

時名碩老死牖下一時彼禍之人妻孥流離道路困阨病餓隕絕於瘴烟荒塞之外言之使人掩泣痛心不下於黨錮甘露之條則公為幸多矣彼其流離困扼既已不暇他顧而病餓隕絕於遐方者又倉卒於嚴禁之時其多湮沒無聞何疑也而公有子子長能絫白行事於既往使不肖亦得以歔欷感慨於數十年之後方思追戮始禍者以為後鑒則直道豈必盡屈而逃刑者顧可久恃哉子長慷慨自許必不辱公余與相信厚善故傳其事補史文之闕公名渙字時霖弘治丙辰進士初令長樂有善政為御史所上諸

琅晉可誦生七子而樸最顯字子長云

御史馬錄傳　朱睦㮮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邑當南北衝劇頗號難治錄明習政體周察人情廉明惇信士民悅服踰年冀寇作亂襲破固安錄被執入見卧內無長物寇賢而釋之再踰年徵拜監察御史督理山東馬政以內難歸免喪出按江南時　上改元嘉靖之初也遣使捕高唐州官屬逮坐者五百餘人中外大駭錄上疏止之其畧曰夫法者公器天子不得而私也昔漢文帝欲重懲驚馬之人張釋爲廷尉執法不可文帝從之故千載以爲美談我　祖

宗監古為治內設三法司外設撫按官無非冀刑清獄平使天下無冤民耳　先帝時劉瑾專權於前錢寧竊柄於後張銳張雄等依附作威於其中蠱惑朝廷動差錦衣官校四出提人天下洶洶幾壞國事幸賴　陛下登極祛除舊弊人始安堵不意復有高唐之命人情且驚且疑當此新政之初恐非所宜有也伏望　陛下自今以後擴弘仁之度慎法令之施遇有罪人內則付三法司外則付撫按官即無不可治之人亦無不可行之法矣惟　陛下垂察以杜將來多事之漸　上從之六年按山西妖人李福達事覺

錄捕祗法初福達以丹術干武定侯郭勛勛奇之因
杖與顏容及被繫勛乃移書請貫錄大怒劾勛庇奸
亂法勛皇懼入辨上疑復屬法司於是刑部尚書顏
頤壽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卿湯沐等會鞫俱如錄擬
而給事中王科等御史高世魁等二十五人各又奏
論勛先後十餘疏　上以人言衆愈疑而左右又有
爲勛言者乃令福達并勘官俱至午門覆審以兵部
左侍郎張璁署都察院禮部右侍郎桂萼署刑部少
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璁等鍛鍊盡改原擬欲與都
御史李璋少卿徐文華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充盧

璵按察使李玨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坐故入俱
謫戍順壽文莊沐與侍郎劉玉王啓孟春閔楷張仲
賢都御史江朝卿顧佖汪玄錫余才寺丞汪淵等坐
推按不實俱落職科與都御史聶賢給事中秦佑沈
漢程洛等坐挾私彈劾俱褫職逮繫歸勘置不問
詔俱報可璁等降　勅獎諭各賜衣帶銀幣有差錄
既戍南丹講學授徒四方之士雲從暇則娛情詩酒
無少怨尤歷十七年以疾終年六十有八
論曰嘉靖初張璁桂萼方獻夫以議禮受知驟致通
顯諸朝臣疾之如讐璁等亦斷斷切齒報之會大獄

興三子乃協比傾陷以擄積憤部寺而下無不被楚
毒者衣冠之戮辱可謂極矣於戲自古黨錮之禍雖
由小人搆致實吾輩有以激之也

賜光祿寺少卿監察御史覺軒王公相墓志

王崇慶

公姓王氏諱相字夢弼覺軒其别號也汝寧府光山縣人五世祖勝四弟勝五嘗避兵亂自楚徙居老鸛巢因家焉曾祖元凱祖彥祖皆有隱德弗仕父珠幼讀書有才俊名後爲安東縣幕小心恪政有黠民誣奏者及事解其人復且犯盜兄弟三人皆被繫邑令欲並置之死以償縣幕憤縣落弗忍從及署邑政竟活其季得無幾微介諸中君子以爲長者云公之生也頎然長軀而豐貌雖大性樂易然亦不詭隨流俗

先是縣募翁每謂人曰大吾宗者其斯子乎遂延師
勸課正蒙考業後以公貴追贈爲監察御史妣胡氏
贈孺人覺軒賦資頴邁習舉子業往往有警策語辛
酉中河南鄉試正德戊辰登進士初授淮之沭陽令
沭陽邑僻民貧公帑無夙積會歲且大饑民日流移
覺軒百方求所以濟荒者因請官錢數千緡賑之至
躬親計口面給焉由是全活者甚衆逆瑾用事嘗發
賣鹽引及沭陽覺軒乃白之當道謂舟楫不通百家
之産未足以當千引之費後竟事寢吏有受賄作爲
人中辦者覺軒時方訊決吏乃持其案以進故以疑

字問覺軒知其詐治之立服蓋自是狡猾者莫之敢肆矣邑庠屋壞覺軒爲脩葺之每謁廟後親啓聖經而講究焉泳之士子翕然向學自覺軒始也時山東盜起近遠騷然覺軒乃築城廓浚池隍練民兵由是盜相戒莫敢入境者他如撫鰥寡鋤強梁恤獄訟正風俗裁冗費未及朞月而賢聲出矣當路交薦比替行泳民老弱泣隨者相望因留其樓展既而且立碑以申去思未幾拜山西道監察御史獨持風裁門無私謁及須湖湘清戎之命乃𨑒飭法令定立條格使官吏有所畫一以繩墨胥用是肅政乃清而宿猾屏

遷寺菴彭公聞之有嚴明端慎之許嗣後奉勅開城
池驗軍器凡湖山險地盜所出沒者悉令修築以為
捍衛蘄府往嘗作看花樓於城隅至侵及池隍為魚
沼覺軒一切按之以法始還其舊又嘗上封事有設
守備以安地方禁科害以恤民兵責守巡以袪宿弊
查思例以免拖欠造軍器以節民財復舊規以革冗
員事皆切於救時而冗員云者則指總兵稚官也楚
人迄於今頌之雙鳳山二程夫子所生地也因重新
其祠華容劉公東山里居為薦疏起之並及錄用其
嗣至若羣小憑依狐鼠必懲之不少假借時邊將多

羅織平民指爲奸細以冒功者無慮三百人覺軒知其寃將奏聞於朝遊將懼乃昵權勢與獄成凡擁其詐且遣人恐嚇之而覺軒屹不爲動尋出按山東鳳釆視昔益倍先是臨淸地衝要設鎭守太監一又各倉塲設至五六有司供費動以萬計軍民病之覺軒按臨初即會議以聞辭甚懇切而又撈之衢市以示禁約由是有司始不敢過於奉承無賴始不敢恣於無忌矣然渠輩由是尋起而謀所以中傷之後果被逮補判高郵州東人號泣遮留者無異汾陽也覺軒方從容就道然自是病作未幾卒年僅四十有九云

覺軒孝出天性每念封翁未及祿養必爲泣下敬其兄良輔處士殊盡友愛兄没奉嫂氏撫遺孤每給田屋與之無吝色待族衆捐俸輸税宦居垂十年除本嘗爲自私計不經之事未嘗一出諸口有奏議文稿詩稿若干卷藏於家今 皇帝即位贈覺軒光祿寺少卿諭祭一壇至御史蕭某按大梁奉 詔祭與論移文有司又從祀鄉賢祠嗚呼其亦庶幾不朽也已

董君建中墓志

崔銑

湯民諱建中吳江主簿董公之中子也湯民少與邑人殷雲霄相友善以修學倡鄉人又取呂氏鄉約爲課每大書壁爲勸誡弘治乙丑與湯民同舉進士湯民授行人晉官御史近夫謝病歸後起爲青田令晉官給事中並以其才行理官近夫峭勁而好文章多友當世士湯民悴大而疏落事精悍初吳江公貧甚其配楊葬具薄陋湯民日夜號泣吳江公在太學雖妻暨于留壽張湯民涉水負粟販之以給朝夕歲凶兄弟將異居湯民泣止之不可往白于吳江公亦不

可乃以田宅讓兄弟指其婦曰吾婦幸有奩不累諸
兄弟也爲御史時値盜四作嬖人僭稱有邪臣咸
賜爵餌直道幾杜湯民以其僚麻城劉天和儀封劉
大謨安陽張士隆桐城余珊崑山周廣表善刺奸雜
勞不撓甲戌湯民按順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奴司
戶毋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之隱其皆
麗有嫗與其子哭于野湯民行部見之廉其實郎上
疏劾閹人曰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無君者
殺無赦閹人懼而縊海葦淶淋之利然後悉歸民又
有閹人將之廣過任丘奪御史府以居聞湯民至刻

健卒以待有司懼迎湯民于路跪請避之湯民弗許直入坐堂上泥開閣政如常大閹大驚辭去有二青衣持勢人書至語人曰往太監皆無能故紹御史下吾之來非有託也將挑之與角勝負耳既入書湯民不啓封火之以詐罪二使流于驛𡶶州男子自首爲盜逃鏈弟幸不亥實賊諒爲閹者湯民立命斬之命修州城以備湯民沉毅慮定而後發發即不可易嚴於治吏而不苛以其暇復射圃修元節士劉因祠以禮教節義誨儒生乙亥得肺疾已以吳江公喪歸明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有二近夫亦以是歲夏

卒于南京天乎殄我二良謂之何哉

湖廣道監察御史一齋蘇公恩墓志銘

徐階

公諱恩字從仁别號一齋姓蘇氏仕終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嘉靖乙亥八月十二日得壽五十七以卒幼孤母薛孺人撫且教之公生則寡言笑恒若有所思念不與羣兒嬉逐爲歡好年二十出應科舉遂有司置其文高等明年遂領鄉薦人猶罕識面目者正德戊辰舉進士拜秀水令秀水去華亭百里而近姻故造請輒戒門以絶諸所與卑惟法之從視世所謂周旋委曲繁以爲進枉與監司語不能抑揚致媚

厚邑之豪不得肆則誣公不法若干條按察使思文
致之比辦乃無絲毫實名益起徵拜御史鄉人有附
貴倖竊勢權者公意輕之彼愠曰小蘇乃敢爾邪會
侍宴殿中劾奏錢寧江彬驕橫不時赴詔釋不問公
知不能容乞歸養薛孺人尋丁孺人憂諸貴倖踵相
繼斥黜以次免喪復爲御史出按四川餉巳持憲綱
引斤斷人不敢失尺寸奪巨族侵民之田若干頃配
其奴同年友黷于貨摘發無少隱當是時論公者一
以爲嚴師一以爲烏鷙公因引疾歸後四年起按廣
東或舉蜀事爲戒公不荅至則籍寺田歸之官敕郎

吏毋濫給食察其食之濫與食焉者概劾罷之費大省英德令受民賕聞公昆來即夜去其邑不敢以門第婣黨冀萬一免時相疾公之爲爲新法大考諸臺諫從臣疏三上竟罷公御史最公之政始爲秀水則幾失官爲御史初入臺禍幾失官後四川又幾失官至廣而踣皆以執法自舉進士迄致其仕垂二十年食祿之日僅十有三嗚呼其可謂篤信特立矣公家居不樂與賓友過從宴衎問遺之跡不及郡縣意有所會或時忿悒不平一發之詩長篇短章皆勁雅可誦嘗讀唐御史滇集喟然曰吾與滇姓同官同好靜

又同衕詩不逮耳予因請題其稿曰三同公屬予序
予諾之未暇爲也乃于今哭公云

御史向信甫墓志銘

楊慎

御史向秉誠之喪大理毋惟一相馬諸執友往吊之噭然而哭曰斯人也而可使早世乎哭已喟然而嘆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嗣乎嘆已慨然而思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傳乎惟一曰命之不淑天也訊諸其家幸有娠未來者宜勿恤其嗣爲姑謀其傳乎惟一乃揖諸公屬予曰秉誠與吾與予均同鄉也然與予仕同科第宦通家世銘子其辭諸嗚呼予其忍辭憶先是十日秉誠過予觴不酬奕不竟作而曰予憊矣盍明日而發疾疾之三日予始聞之往問於蓮巷舍者再

儀而瞷其不起矣賤四月二十二日也嗚呼予其忍
諱秉誠謹信四川扛池縣人父諱時德安知府母雷
氏秉誠生少而穎異既長就學聲名燁燁出流輩上
庚午舉鄉試辛未舉于禮部賜進士第選爲河南府
推官法比吏事知素練然僚屬羡服之尤留心民務
爲縣有永通渠久湮不潤君爲濬之靈寶縣有沙鹻
地若干頃君爲請蠲其租陝州臨黃河溢徙別道其
淳淤地善肥饒謂之退灘田地固無主名民爭訟之
積歲不決君令取爲軍民牧馬場至今便之劇賊劉
六之亂君分守新安縣城督令丞修戰具揚先聲明

號令聾寇惴於西犯城得以完收被虜婦女以百數各遣寧家獲棄遺畜產亦數百總制都御史辛菴彭公上其功有銀牌綵幣之賜甫滿初命薦剡七八上徵入爲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喪去位嘉靖初元服闋北上值新政初君首陳講學用賢六事詔嘉答之其他論列極多予就其家求其扎日當時即焚之矣嗚呼是愈可以覘其賢也今故無得而書然他日國史自書之矣秉誠幹宇軒昂揭休山立未別色入朝人望而知爲向御史也與人交有信義而和氣款言無少長愛之居閒好讀書爲詩文有古意又善

晉儀臺中的巧噴四座飲酒不多而獨論貫磨環居

稷竹因自號竹溪嘗徵予賦竹溪詩未有應也而今

已矣嗚呼悲夫

監察御史林公潮墓志銘

王慎中

方晉江之盛有鄉先生曰顧新山公李竹坡公林沙溪公並以年德化服于鄉顧公好急民之病上說下敎有司有所訪政李公樂誘進後生獎人以文林公善以和飲人導俗於不爭不治人過而常使知愧以自悔華三公所長不同皆有以善其鄉而所得各有至者顧公起廢歷官至戶部侍郎而後致其事李公以尚寶卿就家起之終不出林公獨以爲御史將有論事之眚持議者不覩其仁而誅其過公亦負瑕含愿恥爲辯竟廢然以廢久善于鄉之日尤多得與二

公參其功二公亦雅相引重視他人無如也李公既沒士無所宗嚮公與公巋然並存有司尚得以諮其治俗猶有所愧項嚮公亾公亦相繼化去鄉之耄倪有哲有愚皆相弔以人之云亾益知斯人之喪非夫人之爲喪也公所以能愧人者出言醇簡必依於仁禮容莊而溫竟日無惰氣迨老彌篤而事親孝不以貴強其勞友諸弟以恩貫其處熟游者莫知爲有殊出居在市集未嘗齒物價於財漠如也其實行內脩感動在言之前而意厚誼敦神情恬裕稱其爲容也其所以廢由以御史按江西疏論宸濠庶人有孝行宜褒

以物恃宸濠人方包逆謀多爲不法而外飾小行以買名良其親善哭聲動宮庭徒步送葬公謂是其謀不可測既難以輒發且可因其僞而與之使益爲飾以自蓋匿或不遂爲逆即使爲逆猶可少緩其發除爲之圖陰與都御史孫公燧所以過折備防之術甚悉而僉以疏入公去江西未幾逆變作議者以疏爲公罪其所爲陰籌既甚秘人莫能知孫公以節死無從爲上言故以坐廢公心事昭晰無有疑其朋者窮斥爲良禍狥庶人之意以苟免也然公在江西抗決自嚴宸濠人使之數矣卒不能得志公亦堅不爲脅

其跡最著而體大禮重者不以朝服謁不以朝禮見
其子便殿曲宴不奉觴爲壽論抹御史范輅彼逺輅
之逺庶人所中也累以禮與爭絀其邪心顯與爲拂
願幾以一疏免不待智者知其不出於此矣公始以
乙丑進士發身即乞歸養逆瑾怒廢數年瑾敗而後
得除爲台州推官在台州執律例以拒監司不敢以
獄比輕重狥大吏風旨滿三歲考句天台幽清寺山
泉啜茗數杯而已未嘗擕一長物還家正德中年戚
畹内侍多寵倖驕佚踰制靡有顧畏獨喜結言官有
私與爲好珎玩重賄無所愛公爲御史閉關掃軌無

權貴之交門外悄然利慾刑禍易溺而彥怵皆人所常患世常有慷慨蹈禍而不能自潔於利者至其清心淬行不爲利溺宜非刑禍所可怵而屈也公於利若此豈以宸庶人之威武失其守苟爲一疏以徇之哉公名潮字君信別號沙溪祖名金者來籍晉江自蒲仙遊之沙溪徙公取所自遷爲號寓志不忘其始金傳四世至公之父名凱皆不顯而多有隱德以發于公公生三十六年而爲進士廢七年而始得仕仕八年而廢以善化于鄉三十餘年而終終年八十有一公喜飲酒不爲嗜味而常以寓意托興於人無狎

而無不可親客或從公遊或舉致公至其家入公皆不為忤神觀修朗儀矩肅然間出於諧謔自有名人長者之風凡預在席莫不躁釋暴馴充然心醉而自滿其有以愧人雖銜杯度曲之間尤有至者

鍾御史善經傳

歐大任

鍾善經字理夫順德之都粘人天性孝謹不言而躬行居父母喪皆不進鹽酪者百日終三年未嘗御酒肉雖盛暑必服衰而半武不出倚廬祭葬無少踰禮者創建家廟出自已貲長姊早喪有二甥女如已女擇壻厚嫁之弟善綸先歿撫䘏其孤寡同居共爨內外無間言少篤志問學以明周易補縣學生正德丁卯領解額高等辛未登進士授福建興化府推官守法慎刑每讞疑獄部使者驚以為老吏不如也故著考有片言折獄一介不取之語與化士大夫以慮數

百人以不譽其賢能者假官楊日新等張甚寮宗尊
禮之至則詰以數語不能對即縛送臬司按治如律
總鎮崔太監使一指揮往鎖府吏竟叱去之崔怒欲
求事中傷不可得及相見反爲服焉其發姦擿伏不
畏強禦多此類彼徵爲御史往盧溝橋抽分竹木
厰實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會　武皇帝北狩力諫回
鑾嘗劾奏錦衣千戶陶淳不法又彈太監崔文汭景
賢以風力聞京師居無何即上疏乞歸屏居杜門有
司屢斷駕不起督撫巡院交章以學行薦於朝未台
而卒卒之日貧不能斂當道設祠具喪事者如市鄉
縣諸生以其行白于督學督學曰賢如斯御史固當
尸而祝之也今祀于府學仰高祠

監察御史唐君濂墓志銘

邵寶

君諱濂字景之別號松坡世為歙之擬塘人其先爲唐德宗後避亂居婺源之嚴田宋季曰虞者以元兵下江南議殲五姓而李與焉遂襲其故國號為唐居歙之聊山虞之後至君父復庵公凡八世中以學行稱先生於鄉郡者曰梅巖曰筠軒曰三峯凡三人三峯名仲實在 高廟朝以耆儒召見有不肯殺人之對者也其子子儀知興國有惠政 文廟時爲趙王講官於君為高祖曾祖允祖用皆能世其德復庵益敦信義約而能裕始以憲使貴封中憲大夫福建按

察副使配封恭人洪氏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幼聰穎強記出語驚人時憲使與其從弟太史守之偕遊邑庠君請業其間憲使登進士知平鄉君從之學歸入郡庠文譽大起既登進士觀政兵部憲使爲刑部郎中月迓自公於當代典章及天下要務多所究習授南京太常博士君惟國大事在茲稽肄惟謹簡飭役嚴壇禁牲滌必須協贊諸郎臨之以分不少假京府臣弗躬陵祀君嚴檄之繼是勿敢弗躬南城太和二羅公繼藩太常皆謂君能重其官三年考績試廣東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不縱不激惟法無勢有內侍

家人前與馬傷人君執而法之內侍不敢怨臺幕𤑔
挾權姦爲横家人馳馬與醉人爭道執送君欲誣以
劫馬法君笑曰醉人耳杖而遣之君以守令數易廒
鮮及民而吏緣爲姦廉臣行部下上交詔庶事日廢
大傷治體上疏論之尋差刷卷湖廣僅一月而宿蠹
盡滌以災慮召還君列羣吏臧否狀請行黜陟又建
白息民計歲備武靖邊等數事詔議行之於是江西
巡按當代宸濠反機露矣有欲禍君者計以其差歸
君君行毅然無難色道聞洪恭人病馳歸十日而恭
人卒君遂病毀既而江西變起君以郡當兵衝凡守

[illegible]之策力起贊畫焉事平後民兵大擯君言於郡減
之逖撫欲借徵白糧於徵君以喪例至闕言於司徒
請別議之曰民之情國計也吾不敢以郡嫌忘國卒
如君言歸四月君疾復作遂不起君喜交游天下名
士以名節相激昂者若干人爲博士時諸生從而學
者若干人其在家進諸弟姪而課之業輅斂而窘君
尤賓之養中意以忘不以時好伯兄某好詩有所倡
君必和意使君兄而師者也禮以師不以兄殺修先
墓在藤源葛塘者復其堂若田爲石坊大書仲實對
尚斷語其上以彰殊遇又請諸郡拜游罹以下三先
生葉其自著有松坡集藏于家年三十六

監察御史靜軒呂君秉彝墓碑

呂柟

君諱秉彝字性之直隸真定晉州人也世傳爲宋呂叅公之裔元季曰天章者居晉左之呂家庄有俠義風人不敢枉以非生五男子值國初紅兵之起乃南渡滹沱遂定居楊家營焉彥禮生四子長繼宗繼宗生亦四子其季也曰興僥財而嗜善力能扛巨鐘然人犯之又多不與校興生二子長曰祥祥生二子仲曰贇充庠生有行義累試率首郡諸生然卒不第貢爲太學生是生君者也君幼卽哲慧有遠志嘗與羣兒戲郡守至儕輩皆惴避去君獨留止問則直對人

巳覘其不凡比爲郡庠生董學先生得所試文輒傳
曉畿內士無弗以爲佳也然積試不第至正德丁卯
戊辰始連舉進士當其三試也皆可中魁選乃皆屈
遜二三人焉巳巳銓部選爲御史辭弗就復選爲黃
門給事又辭弗就友人詰之對曰居諱言之朝處必
危之地享其名而怠其職非仁超於始而悔於終不
智予始以親爲重乎旣尹章丘適歲大饑而上官督
租尤酷民多逋亾君乃勸富人輸粟以賑貧窮民用
少蘇然是時誅求孔棘燕趙青兖盜騷然與所過郡
邑十七屠破君崇城浚隍練器撫士尤嚴賞罰盜薄

章丘再四曳兵空歸他日民有訟六以死罪於上官
而訛其名者上官移縣捕未獲會有他訟詣庭者君
見詞懇遽曰爾非誤人以死者邪其人驚服凡發姦
多類此故當時撫按薦辭曰一介之廉如氷如玉六
事之修克愼克勤云去章丘民攀泣留鞮未三載大
水侵城城不陷民又相謠曰昔非此城吾其虜乎今非
此城吾其魚乎仁人之爲利何其裕乎於是醵錢立
祠及去思碑旣抵京大宰知君循良卒授御史不能
辭甲戌三月以母喪歸初君自章丘被徵過家遺母
疾日夜親湯藥旣瘳猶侍不行故久而後授職除喪

復職未幾又遭父喪於是悤痛結束頓肉減損遂成瘵瘁至庚辰始獲實授時天下多虞武夫用事宜大尤急而巡按且缺僉以君強直越例奏往旣至邊商儕有被殺者餘商法當誅君詳之曰疑緩尋果獲真殺商者邊鄙以爲神辛巳　今上即位數上封事凡兩鎮遺姦積弊剗革殆盡歲雖饑饉罷瘵亦告安堵秋魁見於家有鵩升雉於寢室君遂病反胃不起兩鎮士咸哀悼焉距生成化甲午壽四十有八歲云君形貌偉長莊厚人望之知其爲端士且醇慤明坦人皆樂與之遊至其辨析物理皆該括羣書超邁衆見

足動人聽聞若乃持正不干人以私寬厚不忮奉身
儉約則自爲諸生已然矣使天假之以年究其所蘊
蓄雖古賢相名卿何難到乎傷哉

監察御史韶山黎公貫墓志　　黃佐

公諱貫字一卿同郡從化人也宋提督公之後高祖子禮曾祖仕珍祖珪皆隱德弗耀父元昌耆老好禮鄉黨歸仁焉母李氏有淑德夢一鶴銜火自天而下遂誕公幼穎敏端重如成人年十三通算善賦詩十六補邑庠生明易詩二經正德丁卯舉于鄉辛未始計偕中乙榜司教建平捐俸祠名宦鄉賢及修王叔英墓提學御史張璘巡按張仲賢皆以異才稱薦之丙午校文江西多得名士丁丑上春官崔文敏公銑置諸前列殿試賜進士第內閣翟閣所對策忠懇過

人乃選爲庶吉士讀書翰林文名日起與進賢舒芬闕中許宗魯臨清閔閎輩以志行相砥礪館閣皆推重焉己卯授監察御史巡城能恤火甲靖獄市　大駕北征戒嚴巡徼囘鑾以守城功被褒賞庚辰奉命往福建刷卷兼查盤有司倉庫軍衛器械劾奏鎮守太監尚春追還官銀十三餘萬兩糧二十六萬石前此使命所未有也封事累十上其論絶貢獻復史官通言路尤切治道考績貤封父如己官母及妻皆孺人方流賊起山東破城邑而兩廣盜亦時發用公建議賴以奏功時冗食日多帑藏日竭乃請稽歲入

之數權其輕重爲定式且令戶部覈考績者視糧完否黜陟之朝議韙其言著爲令時元男玉田伯蔣輪求以其子主　獻皇帝祀遂除奉祠世襲且多所干索治中王槐阿附成之公劾奏神不享非類以外戚主陵祀非禮決不可行且又求乞無厭他日驕恣如薄昭王鳳則蔓不可圖矣　上優詔答之尚書林公俊會議曰御史言是然竟不能從會三邊有警論列太監晏宏都御史王翊當罷去而以致仕尚書楊一清代之上從其言果靖虜患甲申巡按江西首械宸民互訟聚衆劫奪者獄訟爲之肅清逆濠既伏誅其

宗室多株連乃疏治其從獄數人餘悉末減始濠未
作逆求新建伯王守仁巡撫江西有得其書跡者同
寮多欲論列公獨止之曰此間諜耳衆疑乃釋至是
盩正平濠功恣益愿人心自餘錮強理枉與人誦之
甫五月而封君訃至矣凡命使櫂憂例復命領公移
乃得守制公徑奔喪還家或懲止之公哭曰吾方寸
已亂其如後罪何尋有詔許人代領人以爲孝感服
闋行至贛州病作上疏乞歸詔報可遂家食七年庚
寅督還朝將汪鋐掌院恃權見公涖事判案不覺嘆
服事多咨訪然心寔忌公會大學士張孚敬方盩正

祀典請去先師王爵及減籩豆佾舞之數公大以爲
不可率同列抗疏極言之鈜使人止公曰疏上必得
重禍且三日即當差往廣西矣公不聽上果震怒命
法司廷鞫鈜迎合孚敬欲置諸死刑部尚書許讚獨
不可會上怒稍解乃罷爲民公還朝僅六十日耳給
事中孫應奎管懷理皆論救上譙讓不行去國之日
士民爭識其面云家居杜門却掃奉太夫人菽水歡
如也會有詔起廢已請旨點用輒爲鄉人用事者所
沮九江通判林穚上言請復夫子王爵與御史貫官
謫判化州而兩京科道及巡按薦章前後十餘上皆

不果用銓部議守邊撫臣欲以僉都御史起公又爲

同年當國者所沮可歎也夫

御史劉𪶍傳

劉𪶍字伯繡衡陽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值　武宗欲南幸𪶍抗疏留　駕上震怒廷杖八十謫南國子助教　世宗登極詔復行人尋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命巡南城屢建危言宦戚斂手繼按四川特禁中貴專擅復蘇氏侵田修鶴山𣏌院居父喪起復屢陳情終養繼母汪氏得　歸四十餘年母九十六歲而卒𪶍居家結茅清修公門屏跡爲當路所推重所著有奏議文集易經卦變童訓等刻存於家

江西道監察御史張君緯墓誌銘

王九思

君諱緯字文之咸陽人也其自稱曰渭涯子曾祖憲好義受義民爵祖讓隱居龍巖鄉人高其行稱龍巖處士云而龍巖之兄舉子亨精通尚書故君父斌從而受尚書爲學官弟子有名旣屢試不第卒業成均仕爲山西太平縣丞以君貴贈江西道監察御史母王氏贈孺人生四男子君其季也方六七歲失怙贈君撫之異於他子令從學許時勉舉子所時勉大奇之呼爲小友未幾隨侍太平令荀文瑞者予同榜進

士也君從而受學焉文瑞見其文輒舉指節歎賞而曰丞有子若是于是太平鄉太夫諸士咸敬重丞求友其子惟恐或失也贈君既見若是浩然棄歸以爲有子矣何丞之爲歸未幾乃不幸卒君一哭幾死自是愈益學問補學官弟子令遂菴楊公故都御史虎谷王應韶相繼督學關中皆奇君弘治辛酉中鄉試累舉進士不第其兄勸之仕不肯乃就城北僧舍誦習甚苦閱二十年而正德辛巳舉進士第明年嘉靖壬午擢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是時　天子新即位有以佛老進者君乃抗疏諫曰夫佛老者帝王之罪人

也　陛下深惟治道祖述帝王而左右憸人移奉佛
老佛老進則帝王之道遠其勢不疎儒斥正不止矣
敬信佛老者不過曰將以徼福也不知禍福在天彼
佛老者豈能竊以予人也　陛下聰明神武惑之固
難書不云乎愼厥終惟其始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自貽哲命玆當改元履正之時四方之觀聽萬
民之瞻仰所由繫焉風聲流開爲害至不細也益愚
民者易惑而難化設法禁制猶入于邪況從而導之
乎又左右憸人朝夕窺伺此隙一開其勢漸盛臣恐
天下事自此壞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愼其微也

疏留中不報江南民鄧愈唐者逆彬用事時爲伲家
誣執繫獄數年不決無辜死者若干人部御史以付
君君立剖得其情在廷諸老多譽之者甲申巡視居
庸諸關峻崖絕澗靡不經涉所至練武脩備發奸摘
伏邊人傾焉大同有變君建議以爲恩浮于威無以
示被宜有震動以彰天討事下兵部集議多見采納
北代有所舉劾鮮不核實乙酉奉命巡按遼東前此
已抱病而是時遼東多事衆方冀其大有爲作君亦
自奮欲往會病不果竟以是年某月某日卒京師舍
中貧不能具棺殮其友谿田馬伯循武功楊用甫率

其嘗與游者稍殞歸其喪往弘治中予在翰林歸省
君過訪予鬚眉疎秀玉立偉丈夫也其後罷歸聞君
癖好馬伯循康德涵呂仲木之文見輒評曰此類先
秦此類太史公亦濫及予予媿甚然以是知君不實
窟舉業中必舉進士果然君風流醖藉不拘小節然
自舉進士嶄然自愛其志可知也乃又不幸死豈造
物者靳秘不欲其掀揭簸揚于世邪是豈獨君之不
幸也然其慕親敬兄之德居鄉之義交朋友之誠汲
引後進之量亦無媿于古人矣

拒江彬入郡

張御史曰韜傳

徐觀瀾

張曰韜字席珍正德丁丑進士初授直隸常州府推官歲己卯郡守邑令入覲曰韜兼綰郡邑事會康陵南巡江彬以寵幸扈從止留京縱其黨孥數十輩下潤州橫索民間勢張甚潤州守莫敢誰何常州人聞狀慨謀亡匿曰韜召父老並二三豪傑約之曰彬黨且至卽至若等卽並力與格又釋囚徒呼乞兒輩各具瓦石往投之部署已定而彬黨各累騎來父老與豪傑直逆之境上遮毋得入叱之曰客何來者常州連歲災沴物力大絀無可餉爾曹郡中惟有一張推

官一錢不入即欲具芻草以秣若馬亦卒卒莫辦言已而囚徒乞兒輩復奮臂疾呼逐至彬黨見耳月非是又怪出語不遜疑有他變勒馬稍稍卻尋復揮策徑入而飛石飄瓦爭中其額迺步退里許令數人馳告彬餘舍之野以待命曰船即上書御史臺言狀御史東郊省書即行部抵毗陵密謂船曰事迫矣彬且以他狀束君行乃命船登御史舟先發而自以小舟尾之已而彬黨果誤截御史舟御史出舟示之命疾捕截舟者捕者皆為彬黨故縱之於是諸黨業窘悉遁去蓋恐御史竟其捕而事或具聞故也後御史直

捕者勿詰而彬亦誡其屬毋得再下郡國於時南中
士大夫咸云此事微張君力抗此輩勢必以次下姑
蘇跡諸巨郡何地不漁獵哉永陵登極詔以風裁
與等徵入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入臺僅四月慷慨陳
時政失得凡七疏最後抗論大禮廷杖幾絕舁出朝
門外猶以布裹臀肉強扶上馬歸質明卧地牀上復
口具疏草進之云臣言狂誖乞賜免越三日卽卒詔
陵改元采都御史塗澤民監察御史王宗載疏追贈
光祿寺少卿七疏兵燹中俱失傳

浙江道御史洪齋劉公穎墓志　王蕡

公諱穎字時秀別號洪齋姓劉氏生有異質沱如成人七歲讀書過目成誦十歲能詩弱冠充邑庠弟子員年二十六中弘治辛酉鄉試登正德甲戌進士初授浙江衢州府開化縣尹公勤於政事儉於自養惠黎民如赤子開俗產女不育公禁諭而其俗大變開儀公舉救荒之策民咸賴以生邑舊無城公鼎築而藩垣固修緝圯學督勵諸生獎其尤異而誨其不及有德于諸生甚厚每出兒童遮道擁迎儼有竹馬之風公每晚必以晝所爲焚香告天當道吳公石亭薦

之曰政聲歌于童謠清廉聞於庶士遂知名　當宁
正德十四年以召北行不取開一物行李蕭然尋擢
南京浙江道御史時正德十六年辛巳也郎以父憂
歸不肉食室居者三年嘉靖癸未服闋更授浙江道
御史首奏大禮忤旨廷杖三十隨愍其忠直詔供前
職知無不言疏薦賢才各當其人如御史宋公景湖
廣僉憲方公豪河南督學洪公範皆一時端士莫不
才亦與疏末奉勑清兩廣儲蓄而宿弊革繼命按廣
西時田州岑氏搆亂公請兵督勦親冒矢石猛賊遁
俘奉勑紀錄功罪惟明惟允賊平降勑獎勵賞銀二

十兩紵絲二表裏勑曰若非爾誅斷素定紀律嚴明
安能有此復條陳撫恤瘡痍八事詔行之後命按貴
州公寢疾乞南歸得賜允尋丁母憂治喪茹痛越二
年庚寅公疾革語其子曰死生有命獨恨未報君父
耳不及他事語畢終於正寢公生平清介好施故卒
之日棺斂無措郡守星山周公申請于監察御史借
銀一十六兩于是葬有資焉

御史馮恩傳　　王世貞

馮御史之始成進士也以行人出勞兩廣大帥王文成公守仁文成公進公而語之道公不悅屈席已薦東僚為弟子文成公亦器之每語人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公以行人高第得御史分司留臺故事御史有所執訊甫具以移刑部曹郎俾為獄不復更相關也公下所司必從曹錄獄牒以報諸曹郎嫌其尚書謂御史屬吏我尚書以語公公不為動曰御史非欲屬吏公諸曹也欲因以知事首尾孰為緩兆為速孰為可否體當如是耳尚書屈遂著為甲令尋疏論留守

魏公不當越江役諸衛卒語侵大司馬於一月奉魏
公惴不敢越江役衛卒矣已奉命巡上江故事選卒
獲盜多寡爲殿最公嘆曰是必有誣盜以免殿者下
令卒盡地而程之以不被盜爲上功獲多而核者次
之民自是不虞盜誣指揮張紳桉汪御史大夫鋐而
殺人公立訊寘之法汪大夫以上寵之故勢張甚請
大計覲吏時南諫臺毋得先論摘候既畢事而始論
摘其尤者部院吏衷之公謂南諫臺論摘在先北在
後皆所以詳核官邪司察漏網大夫欲自收寄而奪
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汪大夫倓而險

能窺伺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職守以自
固公復上疏極論之時上方喜新貴人議建南北郊
又欲令皇后出蠶北郊而摘其不合者著論以邪徒
闕之中外惴惴莫敢抗公獨上疏謂　陛下必不忍
以敢言之士爲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皆陰
詆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敝以緘嘿爲老成以順旨爲
平易以特立爲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爲沽名言及左
右輒置之遠謫不唯父母妻子怨其不能持祿保身
而朋友故舊絶跡往來以避權臣之怒　陛下尚猶
以邪徒目之則唯有甘心立仗之馬喑口朝陽之鳳

而已古者天子躬耕藉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
資黼黻文章未聞出郊而蠶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
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爲美俗堂堂天朝四
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病是禮行後世有特
書者曰后親蠶於郊視　陛下當爲何如主也南北
郊　高皇帝未定制也分十年而合合百餘年而列
聖繼之未有改也今　陛下一旦改之行夏之時而
顛倒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
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之家
守先業者尚知其不可而況　陛下爲天地子爲宗

廟社稷主哉　陛下服歷大位九年於今矣以爲治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那貸盡至三輔近畿關陝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亡孑遺矣江省大水歲譏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至殺兩長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爲孽置郵不絕書歲無不絕奏　陛下了不之卹而沾沾焉以爲治安今日頒手詔明日降勅諭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因劉上逵停二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爲勉而唐宋之狗林甫安石爲戒俱報聞當公具草將分且得迭而

上覽之弗竟也公益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極論汪大夫爲腹心彗作及二相臣以爲召用者宜亟罷者宜棄勿用遂放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恭賢當簡用恭不肖當斥其詞旨峭厲上悉甚弛縱騎逮之至京下詔獄考究所主名榜掠瀕死者數四公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論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斬而疑之或得從輕比上參尚書王時中職侍郎聞淵歲俸郎以下遠謫有差公遂奏論析矣時汪大夫得驟遷太宰而王瓊敏公延相代爲大夫議以公所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下聽書當論

報以倒會審南關門汪太宰時執筆故令校卒持公
轉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
死既下獄復欲為厲鬼以死我死今不在我手耶公
叱曰若安能死我耶即重我不過磔若又安能磔我
太宰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　君人
人得誅之何但叱為太宰乃撫公獄中事謂以受人
餉公笑曰如若言不過以義衆餽耳不至如若以選
人市又受某某金而薦之開府太宰怒甚推案下欲
箠公公應之聲益厲王大夫好謂馮御史何某為祖
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又

謂太宰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夏宗伯言亦曰此豈宰公私家耶太宰乃止然猶署公情眞公挺身出不顧觀者咸嘖嘖稱嘆曰是御史始者以其膝鐵也其辯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公爲四鐵御史且錄其語傳之遠外而上所使詗事者亦以聞頗爲動容是冬得不論當別海將有遺公藥者曰毋再辱公排之地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言不當伏闕刀都市以伸明主法何言辱公在獄而有孝子京兆君事公諱恩字子仁娶於金而來京兆君京兆君行可有兄弟

十八而君爲之長當御史公下獄時甫十三歲即伏闕上書白寃狀括髮短後衣憽憽長安街中見一要官輦過即攀跪泣請其辭絕酸楚不忍聞皆掩耳促舁者疾過之其又二載而君年十五矣會冬事迫乃刺血書疏叩公車大略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含飴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陛下作一吠肝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流陷大辟淹淹都市竊念祖母吳已八十餘受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以明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孤孑寧得不死

惟冀　陛下哀憐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
母子二人之命　陛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
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納言陳經見而憐之爲封
上有旨法司更審時王大夫猶在事與聶司寇賢仍
以公前律不盡合請報減死戍雷州公戍而汪太宰
亦用姦事露罷矣於時海內翕然謂馮公死忠孝子
君死孝然卒皆不死夫孰非天哉

監察御史馮恩傳

馮恩直隸華亭人由進士任監察御史嘉靖壬辰年
彗星見東井恩疏論閣部諸臣爲門庭心腹之彗乞

誅朋姦誤國者而尤指斥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詔
下錦衣獄搒掠數百痛絶而殞都督陸松灌以良藥
乃得甦獄上移法曹柄事者媚鋐當恩大辟癸巳年
秋會審闕下鋐側主其議操筆東面坐諸囚跪西面
恩獨北面列校牽使西恩厲聲曰吾北膝跪朝廷耳
豈爲鋐屈耶鋐怒推案起曰汝屢疏欲殺我我今殺
汝矣恩大呼曰　聖明在上生殺皆天斷豈容灌臣
無忌憚至此反覆爭辯久之鋐按伏跳躍若將下毆
者恩復大呼曰諸公卿視否耶汪鋐無君枉害我恨
不能手刃以報上左都御史王廷相慰撫恩曰馮

御史毋動氣祖宗百六十年來未有殺諫官者詎今今日有此又正色謂鋐曰汪先生宜爲國惜體如先生言是以私意殺人矣鋐愈怒遂書情眞二字而起恩囊三木挺身出長安門士民聚觀者如堵嘖嘖言曰是御史若口若膝若膽若骨皆鐵也相與稱四鐵御史刻所與鋐爭辯語鬻之市四夷貢使爭購以歸時鋐猶必欲殺恩賴　肅皇帝仁聖特詔免行刑恩於是得不死繫獄三年長子行可年十四矣屢疏乞以身代母吳匍匐擊登聞鼓訟冤皆不報行可晝夜哭長安街攀訴諸貴人不忍見閒每望見輒疾驅避

四鐵御史

上疏代父死

之甲午冬行可刺臂血書疏自縛詣闕乞死通政陳
經引以上請　肅皇帝俯之命法曹再議刑部尚書
聶賢左都御史王廷相謂恩罪在狂妄無死法而行
可乞代父情可矜詔免死戍雷州士大夫聞者咸舉
手相慶太史鄒守益羅洪先程文德題四德流芳卷
贈焉謂　君仁臣直母慈子孝也恩偶高要諸生多
從之遊著詠亦富丁酉釋歸　穆皇帝卽位奉遺詔
錄忠賢恩年已踰七十卽其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卒

河南道監察御史北泉藍公田墓志銘

李開先

公諱田字玉甫號北泉原昌邑人遷即墨祖珍從元世祖有功授武義將軍總領監軍後有千百戶漕運把總防禦陰陽勸課教諭等官入我朝而尤盛曾祖福盛祖銅俱累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曾祖妣于王丘三氏祖妣于氏俱累贈太淑人父章號大勞山翁成化甲辰進士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終南京刑部右侍郎進階資善大夫母徐氏累贈太淑人以成化丁酉二月乙亥夢大星降于庭瘵而生公見

者偉其貌聞者壯其聲聰穎不羣七歲善記誦能詩
對從資善公於京師福山孫內翰珪以長對難之不
待思索出語奇絶巳又從寓婺源吳江陳中丞元吉
時猶未第因受學於其門開敎即書紳難題不窘筆
計年不過十二三耳見者巳許其爲國器學士程篁
墩敏政試以梅花賦援筆立就程乃嘆曰昔舉神童
日亦不能過此子南直隷督學司御史亮屢命陪諸
生糊名試之不出一等歸而試於山東沈提學鍾奇
其文以爲不類少年語或記誦舊作不可知三覆試
之始信而大喜批其卷云不斯即墨之鄉而產藍田

之王由是名重齊魯隨薦鄉書年纔十六乃弘治壬
子科也入太學不廢學規以其餘日從師於李西涯
東陽楊邃菴一清楊石齋廷和取友於升菴愼劉松
石天和張岐陵鳳翔不惟文筆縱橫而國體亦通達
矣資善公以忤閹瑾繫獄謫川撫州又值宸濠之叛
公周旋其間年方三十有二以憂勞鬚髮半白迨瑾
誅而濠平資善歷陝西僉事搢拔復如故後資善以
三品考滿例應廕子或嫡孫公乃讓於弟閃既不私
其身又不私其子每病塲屋之文日趨浮靡當時所
作之文高古藏鋒鍔不露圭角偪然以變時習爲己

任因而不合於主司每一下第輒改一經久而五經俱遍士子不得第者必以之借口才學如藍田馬理尚且空歸吾輩復何愧恨耶及馬公第而公猶脫落支乃俯就時格至嘉靖癸未乃得雋廷試二甲進士次年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適值大禮議起疏凡七上不合 聖心又同羣臣伏闕痛哭下詔獄翊日廷杖幾殆呻吟枕席月餘始出而視事得時權要所上十二事多拂輿情公乃條論之以爲不可因其議禮是而事事皆是也給事中陳洸巳陞僉事戀內不欲外補乃阿附驟進一二大臣仍以舊銜參劾白巖喬

冢宰宇石潭汪宗伯俊各去位洸謫補左給事衆論
不平公復上疏論救幷以知縣刋列洸之不法事情
日辯寃者附入疏中下刑部尚書趙清溪鑑按其事
悉實覆奏得如擬巡視西城望重如山事决如流不
止游食躡足而豪貴亦潛踪矣乙酉巡按陜西資善
先巡撫其地有平亂安民功德漢中固城金縣皆立
生祠公取道瞻拜復修其舊政欵具邊務所當興革
者十餘疏上皆可之至莊浪卒遇醜虜入冦指授方
略虜乃宵遁追斬首級甚多西人謡曰一按一撫一
子一父虜不犯邊民得安堵自負有爲地方方望其

大有所爲豈意資善在家病逝訃聞即至境外候交
代畢奔而抵家治喪致哀中禮執政欲爲洗報復無
由乃窮索所上累疏巧詆中之將執下錦衣獄西橋
劉太常鈗及數相知多方解說止擬本省會勘廻奏
爲民遂作可止軒於後圃游衍誦讀其中口談不及
官事足跡不入公門縉紳有造其廬者懇請始一出
見否則托疾辭之萊州劉英爲寧州守寄其衆醫人
無知者赴任舉家沉於江公召其從弟還之封識如
故歷下同年周秀居官清苦歿後家貧乃撫其子養
而致之兩京臺諫山東撫按閣部人臣前後薦者二
十餘疏竟不獲用止得遇恩詔府帶銜俸而已

監察御史朱淛傳　　柯維騏

朱淛字必東號損巖塘下人正德丙子鄉試第一嘉靖癸未登進士選授監察御史甫閱月遇昭聖皇太后壽辰有旨免朝賀淛上疏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在監若免朝賀則無以慰母心而隆孝治淛蓋陰闢議禮者不考孝宗之說也同邑御史馬明衡亦上疏與淛同世宗震怒差官校捽二人至內廷命中貴詰以免賀乃皇太后意如何輒敢訕上遂俱下詔獄既而鎮撫司請旨世宗召輔臣蔣冕曰此曹以不孝誣朕法當反坐論死冕膝行

泣護曰淛等愚昧固可罪然中心寔匪他陛下方隆堯舜之治不可有殺諫臣名世宗怒稍霽曰姚死充軍晃又泣乞末減乃定各爲民淛抵家以奉親爲娛與人交不欺或爲人所欺不之校處鄉里未嘗虐視一人咸稱爲長者公府絶無私干至於民間利病則不肯默默雖與有司迕弗顧如里甲協辦當者率破產淛貽書同年按察使周延極言其弊友人參政王鳳靈與周善亦助之言周力贊御史趙應所併弗涉名用罰罪案府同知吳元璧會計歲費幾何啟銀在官不涉於民淛籍爲定規名行不亦十倍至今賴之家皆三十年逃按累薦不報淛與則衛出處雖間然剩家難尤難堪所著文詞無窮二怨尤語其養深實卒年六十七

御史雷應龍傳

雷應龍字孟升雲南蒙化人進士任御史嘉靖五年來督兩淮鹽課君性峭直不喜曲媚見義勇爲不顧利害其禁私鹽先東官捕之倚法爲奸者及議掣鹽深思博訪愼重周密必求所以利于官而亦不病乎商不輕差官縱掣以開弊門雖未大見施行而人以採知其爲國持法一念忠懇爲有餘也會部邑諸生請禁淫祠君即下令首撤五司徒廟銅像建祀胡安定先生于中改東嶽廟用渋習文廟祭樂廢天妃宮增築鈔關公署及毀州縣淫祠無數械治廟祀僧道

大樞左道惑衆饕利者悉抵于罰士論稱快後君以勤政積憂疽發于背歿于揚之察院屬纊前一日召屬官遺語于家其語大抵述巳平生力學起家居官守法之事欲其子孫知之未幾郡官迎五司徒像復諸舊廟御史金堂李君佶繼君巡鹽新鄭王君鼎亦來巡按更追君志而釐正之碎五銅像補鑄兩學文廟祭器又惕五司徒不當祀之義以覺民警俗夫以當君持法嚴毅如是而其崇正黜邪一念耿耿至死不亂僚友聞風興起卒彰君志俱不隗一時良風憲哉

浙江道監察御史浦先生鋐墓志銘

藍田

浦先生爲御史者一年毋太孺人袁氏恩卹乃上疏請假扶侍歸既還朝恩太孺人不置復上疏請終養者七年後還朝掌河南道事河南者司考察與考功司等時當六年京察先生黜貪墨屏邪佞不少牽違以是忤于柄臣乃毀言先生與考功郎中夜飲共謀罷官閑住者七年兩京給事御史巡按御史先後交章論薦曰浦某者名御史也吏部乃請召還朝既而巡按陝西初御史楊儁以劾翊國公郭勛太學士夏

言繫秘獄者年餘矣先生上疏論救忤旨命錦衣官校來傳逮捕之既至闕中宣駕帖先生拜伏曰臣罪當誅乃褫冠裳徽纆于項桎梏于手足檻于車中晝夜疾驅者三千餘里至都下而先生已病矣厲錦衣鎮撫司訊之拘挑束縛榜掠甚嚴奏讞甫上復命訊之加榜掠先生不勝痛以嘉靖壬寅正月六日卒於獄中先生之子珠扶柩至其家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北原衰絰走五百里至大勞山中泣謂某曰先君子與先生同在臺端敢以墓銘請某昔以言事兩繫秘獄榜掠幾死者屢矣幸而生還痛定思痛豈忍

銘耶然又不忍不銘乃按許宗元氏所撰狀志之先生諱鋐字汝器故蘇州之嘉定人先世從戎于登州衛遂占籍焉父諱政世具隱德愉粟救荒授七品散官復贈湖廣道監察御史先生以成化壬寅某月某日生正德丁卯舉于鄉薦丁丑進士補洪洞知縣北虜入寇先生率民兵禦之虜失利遁去其爲政師法兩漢循吏民翕然畏服嘉靖癸未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惡少屏跡豪猾不敢犯廷議大禮爭伏者半裁時尚書林俊陶琰微入而復去太監泰文旣出而復入先生上疏曰非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保

泰之道也武定郭某之姦貪播于海內請罷其兵權
復奪俸者三月又言恤災防虜罷織三事乙酉巡視
居庸等三關言邊務六事時政六事庚子復浙江道
監察御史監北畿鄉試甫畢即西巡值旱荒之餘地
震星隕所上四十餘疏皆軍國大計總制都御史楊
守禮薦之曰若沛巡按某者關中數十年所未見也
請破常格用之蓋未幾而罹于禍任開元中御史周
子諒以諫死墀下柳宗元書其墓碣曰有唐貞臣浦
先生之大節與周氏等銘墓之文當如柳柳州者
而屬之於某汗顏多矣銘曰太山喬松摧于雷風茯

菀下鍾兮有吳莫邪閟于泥沙亦露光華兮於於北原海市吐吞貞臣墓門兮結爲卿雲凝爲瑶琨羙寓忠魂兮後千百春垂裕仍孫銘詞尚存兮

浦御史傳

楊爵

浦御史鋐字汝器號竹塘山東文登縣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山西洪洞縣知縣擢監察御史以親老乞終養服闋復御史職位六年考核京官鋐以職當與聞其事有論鋐卑撫者核而不與衆共者於是鋐與監察御史張祿同考功司郎中俞汎緒皆得冠帶閒住是時爵亦病謝御史職家居嘉靖己亥上以吏部薦

錄才不可廢與爵同詔起用授浙江道監察御史父
年冬奉命巡按陜西遍歷州郡遠涉邊疆激揚伸理
務正直平易又集其政務之大總成一書以見其施
爲緩急之序名曰全陜政要集辛丑年春爵以言得
罪下錦衣獄瀕于死者屢矣戶部主事周公天佐疏
救之死於獄中鋐自陜復上疏申救謂天下之治亂
係言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讜論得以上達而化
理成言路閉則奸諛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隳比河
南道監察御史楊爵以言得罪下獄旣久懲創必深
臣願　陛下廣天地之量開日月之明將爵特賜釋

放寘諸朝著之列使布靖共之才將必能進思進忠退思補過上不負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路開而太平之盛治可致矣疏奏有旨御史浦鋐着錦衣衛差官校械提來京下鎮撫司獄擬以不當救將之罪詔將一百與將同枷鎖七日而死鋐初在陝被徵秦民聞之如失父母行之日遠近奔送扶老攜幼滿其車至車不能行所過州縣民皆先期相約候於道左每止令處常藉餘人皆號哭祝頌曰願使君復到秦地以活我百姓檻車過華陰鋐登樓望嶽題詩其上有多難來遊恨抱存晚雲

孤鶴散塵襟之句出秦境父老送者遮道號泣不忍遽別鉉以詩慰之有滄溟釣石常相待收拾絲綸坐水邊之句當時差往官校既歸皆能道其事夫當顛沛危迫之際應語從容不撓可以想見其胷次矣蓋鉉爲人磊落光明與人交有懷必吐務盡其誠施爲闊大略無瑣細苛刻之態故德善所及民氓感悅初下獄與爵別處一室同垣數步間未得相見一校卒事鉉頗慎爵朝呼之以問起居因脫二絢以贈校者既答後始得同處爵之剛忿粗惡不自斂戢見守者或不遜即不能堪鉉語之曰處此大難中必學古人

內文明而外柔順何必與較時有閒使來獄中以回
鉉起居其人遇鉉甚謹且開懷相與鉉感其誠口占
七言律以贈之傷痛甚憐草苫木板之上流血成池
見者不忍正視獄卒蒜亦有泣下者鉉氣象毅然略
無喔嚅畢下語嗚呼可謂難矣十二月十四日下獄
中三十日蒙答踰年正月初六日子時辛臨殁願母
諄諄訣別雖語氣澌微猶強呼之大抵多慷慨悲愉
之詞謂爵厚特困迫之狀皆人不可堪其死在日暮
未可知也何痛我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死之
明年御史咨子學來獄中子學嘗爲洪洞縣知縣言

前治洪洞者惟湳公政事獨優甚民到今懷思焉其
庚子歲秋爵被詔北上取道於山西榆次周春坊汝
威省晉陽之棠隊也爲御史時嘗巡按山東時謝病
家食爵過謁之因訪以齊魯人才汝威首以鉉爲對
且言今已起用矣比爵至京鉉至已奉命監順天府
鄉試矣事畢後得與同官數月今則親見其死而哭
其屍於獄中焉嗚呼鉉旣死而爵之罪愈益重矣顧
爵庸愚不肖豈足輕重使烈烈丈志士相繼而死今而
後雖以刀鋸鼎鑊正爵之罪然仁賢之禍世道之損
已無及矣蓋至此而爵之罪始不可以輕宥矣古人

有言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又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爲人子而不能孝則爲人臣而能以忠自樹者未之有也鉉以親老即不仕言者已死而又敢言此又可以見其操履之大要矣危難窘迫之際處之裕如百鍊之剛至死不回庶幾乎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矣即其志趣才猷始終節槩振奮炳朗益卓卓乎爲當世之奇英而不可議者矣惜其以救爵之故而卽至殺身也

監察御史鄭公墓志　　陸深

嗚呼思齋歿且十載矣始克葬而予始克誌之於人世何如也嘉靖癸卯冬鄭生開自莆陽走海上再致遺命復奉王大參應時狀幷以棐方伯鳴玉書來速銘二公端人也予發書而泣嗚呼悲夫士君子履正修學當　聖人御極衆可爲之時而又有能爲之具傾其所出才十一兩而遂齋志以逝能不悲乎按狀思齋名洛書字啓範姓鄭氏鄭出南湖唐大府卿霽倡道于莆四傳至刺史帶徙楓嶺生倉曹楨楨生靜邊都統帥瑄析居待賢里之桃源至元泉南提舉朝

避冠徙郡學前其八世祖也高祖貴八曾祖再一祖廷輔再徙郡治前竹不仕考諱祥號近菴正德丁卯鄉舉授電白教諭母林氏實生思齋思齋初生時適鄰家曝書龜趺移因命之名自少岐嶷異凡兒教以古歌詩輒成誦稍長治經章解句析師儕以爲賢已年十四應省試還補郡弟子員提學東泉姚公試郡數百人中拔眞第一時年十七也丙子舉于鄉丁丑舉進士觀政廣西道奉例歸省蔡太君于家明年始覲于電白會廣中兵亂百力營衛近菴以歸嘗過江門拜白沙先生祠因登甘泉湛先生之門折衷理學

甘泉居之時王改齋宜學舒梓溪園裳兩內翰謫居亟稱之不置庚辰乱銓授上海知縣上海東南劇縣也素稱難治思齋治之以慈惠若有神明然每事事抵日昃則垂簾危坐鼓琴誦詩以自適或退而引諸生論經史月徵季考時其勤惰而激勸之嘗曰爲學不以聖賢爲邦不以仁讓非士也士多成美于海故健訟庭下常數百人詞入悉受而遣之聽自息有不息徐爲數語折之卽皆引伏又曰民之爭禮之廢也乃計家爲里里有長計里爲鄉鄉有老選高年有行者充之朔望則里老率其鄉人子弟行揖遜禮講書

歌詩錄善紀惡海多火葬又曰此非民之罪也令之不德也爲立義塚明表樹定禁約以示之習尚浮靡六禮過制且婚無截書易速于訟爲之詳品節定書式令社學師掌行之遂建社學九十六區隨學建倉爲之約正司馬準常平之法適歲大歉倉目不給乃大發賑之時饑民相攜來歸者孫計爲之別以都里列以交衢識以旌旗散以僚吏僉穀封裹坐衆而仰之授受以手焉論次鄉賢名宦修葺社稷壇墠更定邑志海賦久弊始議以三鄉田爲三則併土而均撫按咸是之奏上而未果行其說猶存嘗於履端謁郡

歸泊海口有沉屍㕫以石磨忽見之嘆曰此必客死
故莫余告也遣人偵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杜執
來相脗合一訊即伏果江西賣卜人歲晏將歸房主
利其財而殺之又一夕舟行見焚屍者詰之曰吾嫂
也姑隨俗爾數日有告母死無歸者因憶向日道見
火而不哀詰其人耶因逮來集諸隣保訊之衆云此
家無喪亦無嫂乃告者之母其行被殺而奪其首被
發其家藏首一一具在有懷金渡海者舟人沉之其
家不知也旬日告發乃盡呼舟人具一巳移之他渡
即令解其首帕密搜示其妻問金妻果以金至因乃

伏諸如此皆罷法抵罪無拘吏文邑人稱快又罷匄

查禁賭博毀淫祠表節義以獎人倫懸鍾磬以達幽

隱嘗道才之以卓異交薦乙酉春召爲河南道試監

察御史巡視京倉九月實授巡按通州丁亥九月選

推提督南直隸學校計立臺之日僅三十三月而章

凡四十七上其論治心修身之道者五事勸上廣仁

恩以惠京師者十事救災求言復上十事皆剴切語

多不載至論逸欲之戒有曰陛下觀於御馬可以求

御民之道觀於使舟可以求使民之道劾賫少師張

詹事之攻惡有曰失近臣守和之義乖明時雍穆之

風二臣宜罷論調停諸使之說有曰過爲區別則才
能何以自容每事紛更則法令何以專一開大臣薦
舉之門者將移威福之漸啟條例資格之常者必啓
奔競之路恐荷上采納其爲建臣工也如大學士楊
公一清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彭公澤吏部尚書羅公
欽順吏部尚書楊公旦戶部侍郎鄧公守國子祭酒
魯公鐸大學士謝公遷尚書林公俊孫公交繼說非
一其救解過誤也如總兵馬永之革任御史楊有本
給事中楊言之下獄鄭九僑之瀕死郎中張
應驄之就逮主事繆宗周唐樞之之編管皆一代之

偉人名士士論韙之既奉　敕陛辭而南過徐聞近
菴公訃兼程歸治喪如禮壬辰終制赴闕補浙江道
兼理廣西江西諸道名日起而忌者日亦衆時方京
察會有互相糾劾之命給事中有失官者訐奏上特
旨報罷而思齋歸矣道吳舊治士民相攜徒步送百
里號泣攀挽者載路既歸蕭以明年甲午閏二月卒
于家年三十九耳遠近莫不痛悼之思齋以氣節自
負所與交游必海內賢豪士非其人雖貴顯不顧也
好辯有口明習當世之故廣庭羣議善批屈人卒亦
以是自悞云深昔在正德丁丑春試有事於禮闈與

一二僚友相約期得名世士思齋經房爲介潘屏公子亦批其文爲揄揚之作以呈兩主考戒新勤公東江顧公共嘆得之晚不及梓文爲楷會出令上海添時居先詹事公憂目睹三年之治咸戴而思齋誇以予爲知己故予志海事獨詳以此思齋文翰精麗所著思齋集若干卷藏于家

鄭御史傳

徐觀瀾

鄭洛書字啓範少穎悟絕倫稍長即希志古文詞年二十二登丁丑進士以請急歸省時父群官電白學諭署邑篆會有兵興幾不免洛書單車入粵得脫父

阨扶侍歸已而授上海令上海東南劇邑洛書年少初若憒憒不辨案數事劃然心開傳其讞獄事郎趙廣漢黃霸輩不能過也召入為河南道御史立臺僅三十三月而章凡四十七上贊內閣與張詹事交惡也洛書疏論之云內閣為天子公孤詹事青宮上秩羣臣中即有才行異等非由翰林者不得與　陛下春秋鼎盛　皇太子誕生有期而兩臣以微郤各持長短久不下勢必多引門生故吏陰相彈射而朋黨之禍起矣此其憂在社稷非獨文臣不調足忠已也宜下明詔詰責罷黜為百寮誡　天子內是洛書言

乃重棄者舊疏竟報聞又會有李福達妖賊獄起

天子以三臺論報不實詔欲坐端門臨問于時大司寇以下凡有事于斯獄者並械繫以聽言官怏息吞舌自保洛書復上疏力爭之云主逸臣勞天道也禮刑不上大夫今　陛下操獨斷之威法行貴近如此則張釋之不得持罰金棄市罪抗辨於文帝前而田蚡灌將軍事當時又何必令東朝辨問之宜下公卿博議疏入　天子謂洛書數喜生事令復以狂言歲主尊臣大不敬內閣楊一淸爲長跽叩首請得救罪他如上逸欲之戒罷調停之議皆剴切語多不敢久

之以學行推爲南直隸督學使者奉命抵徐沛遂以電白公訃歸服闋入補浙江道兼綰江西廣西諸道事洛書頎傲睨意不可一世人而側目者相與傾之夫會京察期有科道互糾新例而給事中饒秀失職怨望疑洛書中之遂摭他狀誹奏部院莫解其繇方擬量調而特旨從中罷矣蓋柄國者陰有以嗾之也洛書因邑邑失意歸歸道吳上海士庶走逆出餞者數百人再歲卽以病卒吳人復具賻襚誄詞赴吊者又數百人卒後三十年郡城陷洛書之子開往依上海上海士庶相與環泣曰此故孫叔敖兒也遂倡義

釀金置田百畝在故邑所令開歲一至收入以秦蒸嘗史漢循吏傳好采奇事奇殆有此哉先嘉靖戊子按史聶報持斧貿威稜行郡抵郡適洛書以宅處在里諸所搏擊里人疑其意授然不聞有報復之私云豹與洛書同年進士又令華亭齊名並從王守仁論學最稱莫逆第洛書以高才口辯不能浮沉仕際卒時年才三十九而豹以善任遇合位至大司馬參議考題交雖分宜意以不安引去人固不可以無年又不願有則斷之言如此

御史劉先生陽傳　　王時槐

三五劉先生陽字一舒安福縣人自其兒時端重若成人恥私食食必廣坐年十三請焚先世積券弱冠從彭石屋劉梅源兩先生受學兩先生深器之陽明王公撫虔時先生亟慕一見其人稟學焉而梅源先生故是王公弟子間示之語錄則益嚮往遂專如虔除夕泊舟野水風雪霏霏病才下上指麻木不得屈信先生顧津津然喜也且日見王公稱弟子王公視其修幹疎眉飄飄然世外之態顧謂諸生曰此子當享清福已又詔先生曰若能甘至貧至賤者斯可得

聖人先生跪受教自是日兩謁見退則與冀君元亨等互相稽切越數月辭還先是督學使者與王公持論不合則發策詆之先生明正學以爲言衆皆謂先生且殆而先生竟首選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碭山知縣碭山盜警無虛日先生捕其魁桀格殺之奸民相傾讐憎不敢動於是表孝子閭祭節婦墓百廢具興民俗丕變邑苦河患先生齋沐七日率父老子弟精禱遂自疏者二十七里待僚佐有恩意煦煦然昆弟也而僚佐亦以昆弟視先生先生視身如寒士時入覲裹俸金以行不煩民一錯居碭山四年九被薦剡

徐志稱先生有介操臨民愷悌尤尚理學政暇則引
四民訓諭之無賢愚皆得其益蓺實錄云既召去士
民遮道哭聲震野為祠仁政祠去思碑入拜福建道
御史則侃侃持風裁世宗時改建萬壽宮為永禧仙
宮百官表賀諸御史推先生先生毅然曰此當諫不
當賀已而廷臣有密促賀表者以天威叵測衆洶洶
歸過先生先生曰即有譴謫自當之不以累諸君已
而迄無患故事部院接疏中官持疏南面先生謂同
官曰疏在中官手北面可爾既授疏猶傴然當尊謂
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雖甚恚然迄不敢出一

語官舍蕭然禪室日恒蔬食或諷先生泰儉先生曰不聞青萊侍郎長齋御史乎居頃之以病乞休執親喪墓樓者三年哀吟嗚悲感行路既除服被召尋陞點光祿少卿竟辭不起而惟日與邑士人談學不倦嘗會復真羣公夜講罷門弟子就先生遮牀趺坐退若有得也氣清明爽然漸徧嘗登泰山絶頂遊衡嶽夜半坐祝融峯被羊裘觀游日超然遠覽薄視世界一切晚闢雲霞之館於三峯翠微坐半雲洞天與諸同志講道飲泉茹蔬悠然樂之發爲詩文自成一家言皆根極理道關切人倫與人言依於踐履嘗曰美

堯舜之孝弟而無稱於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於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甚深中學者之隱衷云至其所以深造而獨得之者則猶不容以易窺矣先生每語人曰孔子之學率十年一進藉令其壽加乎七十又當有進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即是語推之先生所以孜孜不懈者蓋尚未有涯也先生天性溫良馴雅自少至老不能害物與人交仁經義緯人人以先生親己其言優游有餘味能使聽者不迎於耳尤嫺達事體善爲鄉人排紛批難爭曲直者多不之有司而之

先生之廬閭有背先生指結訟者有司曲直之一如
先生言人以是愈益歸服沒之日哭于其庭者以千
數相與祠祀之至今不絕

貴州道監察御史松厓郭公弼墓表

羅洪先

嘉靖初今上厲精圖治日親覽斷章疏自下過不暇

周敢忤旨壬辰彗見有詔求言者日數起多沉不

切安福松厓郭公弼爲貴州道監察御史極論營造

採珠爲害力請停勒中外方甚危之會上令所司議

行罷諸司人人惕公遂激怒將嬰重禍左右乞貸不

聽有被杖死者久之怒解猶削籍去公自是名滿朝

野然是後莫敢有言採造者矣公長身疎髯雅重簡

朴望之若甚儒緩而中不可奪始入院受知都御史

李公承勛會天下諸臣入覲俾考黜陟賓越常敘至
監内庫按貴州判弊發奸戢戎平亂京師嘗起大獄
或逮貴戚黨援強衆據法行遣一不他狥其清稅與
邊務諸疏慮遠辭直素持風裁不獨能言採造然李
之知公則自江陵始也公初以進士知江陵處衝疲
節浮省煩周防豫禁民尚弗順慨然曰是猶恃法吾
之誠固未盡乎乃益盡心於民思委曲導化之不敢
施一切以必其速就已而梗令怙惡如下五庄諸姓
及陳銳父子去暴即良政益明信於是捕盜盜平發
粟賑饑異境來歸惠及襄鄧藩封素恣橫至是歛市

夫唐州蕩稅科無敢逸法嘗行水火不敗堤行火祀
天火不及鄰咸歌巽感課民藝植卿督以長桑棗徧
野歲不病乏四年内召遮留不得共立生祠沙市中
江陵嘉魚接境李爲名臣其知公任之益有以也既
解職歸絕跡有司不役與外事黃從王陽明先生遊
聞良知之說既以自淑淑人且試之政比移居邑城
數數與祭酒東廓鄒公出往來尚原從古相資切劘
而以禮教家以儉約下以義倡族人而割之田若干
渴在已不但已雖當道薦剡屢入甘以疏棄自安殊
無改也始公將婁鄉試同舍生王國卿柒剃崩剃人

故多避公犯蒸積朝夕摩撫既不拔復傾橐紀其喪而入試夜拾友人伍箕遺卷橋下亟訪歸之是年遂與同舉夫歸卷出倉卒人或能之若處王生利害至切人情所甚難者是時未聞良知之說其所立已如此豈非資之近道者乎公家居二十四年而卒卒之年爲丙辰壽七十有六既卒安福以鄉賢祀江陵復舉名宦而沙市之祠報祀益虔

監察御史贈太常少卿曾公翀傳

曾御史翀字習之泰和人自祖父時家鳳陽霍丘縣嘉靖中登進士授南刑部主事又三年改河南道監察御史竟以劾冢宰汪鋐死杖下其初入刑曹也有寃獄連百人囚繫四年莫爲覈者公訊得其情止六人擬遣餘皆獲釋疏上竟如擬爲御史出綜鹺政清理運河有功賜金帛時大臣專柄言路扼塞公疏罷尚書劉龍聶賢侍郎陳璋甘爲霖大卿王縱沈光祁御史趙載由是直聲震朝廷已而大宰汪鋐不職給事中海陽薛宗鎧首言之鋐上疏以辭總憲詠交章

論劾鋐辯登力公方臥病邸中憤然具疏其略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臣觀鋐詆辯一疏有人臣所不敢言不當言鋐掩 主上之美附宰執之權庇七人之奸塞言官之路乃敢肆言至此欺罔專權無人臣禮乞早正其罪以保治安疏上竟褫鋐職而下公幷宗鎧錦衣獄獄中自敘生平大槩多忠孝語畧微纖芥怨悔之意獄成與宗鎧同杖於午門中使乔呼播踊公神色不渝第曰臣言得行臣罪當誅杖已越日而甦公神采英毅好善若渴嫉惡如讐嘗曰丈夫磊落顛叩安能脂韋俗流作溫飽計耶父兄早世嫁諸

姊成諸姪先產悉推與之周族貧乏不恤私藏國有大事寢食弗寧蓋天性然也隆慶元年贈太常少卿遣官致祭蔭其子綬

監察御史見吾陳公諫傳

張元忭

自考亭朱子倡道於閩中一時及門高弟砥行植節者滿郡邑故閩中之學在有宋孝寧之世爲最盛迨明興以來朱子之書布四方家傳而人誦之然特習其說以徼取科第影響剽竊而朱子之宗旨轉晦夫自蔡虛齋陳紫峯兩先生相繼出乃始一洗俗儒之陋習獨探朱子之精微而閩中之學在皇明正嘉之間又最盛見吾公蓋紫峯之從弟自少卽稟學焉盡得其衣鉢之傳而統承於虛齋者也然當兩先生時上陽明子方講致良知之學獨異於朱子世之爲兩

先生之學者泥於舊聞相率而排之公旣尊信兩先
生而亦無疑於陽明之說嘗與人論學有云陽明先
生懼人謂格物只是窮理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
爲主于行懼人以致知爲致聞見之知故加一良字
於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
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頭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愼獨
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愼獨卽是致良知此學初
無足異不知世人緣何而異之又云宋儒之學萬分
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其所未至將以爲宋儒之
忠臣益友而非欲拾彼之短以形已之長也今講陽

明之學者輒掇拾宋儒之短以爲口實語養德之學
則以爲涉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而徒使陽明得
罪於先儒可爲深戒由是推之公於朱王二子之學
蓋皆超然自得而非徒依傍口耳私鬬門戶爲者使論
學者人人如公則二子之說不惟不相悖而實相濟
矣尚何辨論之紛紛哉公姓陳名讓字原禮少穎異
不羣爲文奇崛遒勁不爲陷襲語嘉靖辛卯舉鄉省
第一登進士授紹興府推聽獄稱平暇則進諸生
校藝講學士彬彬興起天與祠之置圭田三江閘之
役海忠公區畫贊襄之力爲多徵拜監察御史遇事

敢言無所諱避　肅皇帝既嗣大統迎　興獻太后
入　仁壽張太后仍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郤
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
其黨搆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左道呪詛詞連宮禁
逮繫無辜數十百人都城騷動諸司不敢出一語公
方視事東城遂捕東山下獄究其罪東山度不可脫
益令其黨告變且誣公爲張氏羽翼併下公獄公從
獄中上疏謂　陛下有帝堯九族既睦之德而東山
乃敢對　陛下倡言漢武巫蠱之禍　陛下有帝舜
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對陛下公言慕泰遠母

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鞫東山所奏悉無驗併其黨坐欺謾伏誅公得還職京師宴如當是時微公仁壽宮危人心搖矣已而興獻太后登遐廷議遷興獻帝合葬天壽公以藩王不宜入祔 皇陵乃借堪輿家爲言顯陵氣脉不可洩又重於勞民請以衮帔交葬便 上初覽奏怒甚投疏於地少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擠公竟賜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已行矣公在臺中二年疏屢上皆侃侃大計獨此二事尤人所不敢爲不敢言者咸謂公有社稷之功焉

既退休里中日夕靜坐讀書孜孜學問口不談當世事惟地方利病所關輒不惜齒頰亹亹爲上官陳說爲人剛方廉介見者竦憚然與之久處談論慷慨眞意溢出人益信慕之　上自承天還猶問公姓名臺使者至閩輒以公薦於朝而執政終忌之置不用家居十五年而卒隆慶改元錄先朝諫者贈公光祿少卿所著有見吾文集二十卷邵武府志若干卷行于世夫公始終出處大致如此世之知公者徒謂公爲廉吏爲直臣爲博雅之儒爲剛介之士而不知公之學其所見者定其所造者深其所養者粹益眞介以

紹紫峯之家傳振閩中之末響凡其平生所表見凛然偉然者皆其學之緒餘而非襲取乎外也公歿未幾子孫無以具饘粥予往嘗見其子於溧陽裋褐不完予甚憐之頃者走三千里外來謁予請爲公傳且曰吾父之事行誌若狀既備矣惟學術所統承未有發其微者是以竊有請也嗚呼某之志若此亦可謂知所重矣故予傳公特詳其學之所自以附於誌狀之後

四川道御史侯公度傳　　實錄

侯度字憲甫東阿人舉嘉靖壬辰進士出爲淮安府推官江都富室殺人倚恐權貴久不成獄侯度廉得其實竟置諸法泗州民有被誣爲盜者數人吏知其寃皆以避嫌不肯爲解度得其枉狀立論出之選四川道監察御史出按山西前御史王汝楫劾按察使齊嘉嘉憑內援亦奏御史下吏治後御史畏嘉悍戾皆不敢竟度至師叔發書訊之立劾罷嘉起汝楫士論快之報命還掌本道遇事勇敢不畏觸禦長安甯氏蔣氏藍氏以貲雄都邑倚中貴人爲援自占工部

儌人所乾沒縣官金錢動至億萬御史臺忌其請托八年不問至度乃正其罪謫戍邊廷中諸公皆爲言竟弗止都人凜凜憚之復出按河南坐湖廣貢使遇盜於境逮下吏治杖之闕下行至良鄉創甚卒年四十有四度爲吏廉死無以殮諸御史推金葬之

鄭御史芸傳

黃謙

鄭芸字士馨初城東人唐太府卿綮之後五世祖有初徙大坂芸登嘉靖乙未進士拜松陽縣精敏有聲部使者疏其才移上虞育游沙河通商旅踵置傳復上妃白馬夏蓋三湖即以湖歲入魚蝦錢倡築上虞城後十五年倭夷寇浙東獨上虞以有城免鋒鏑民追慕祀之由上虞察廉還監察御史疏議漕務請定大官品物及奉常牲直繼持節居庸疏修外堡防關道并上三邊關序得俞旨當是時分宜相嵩及子世蕃初結寵近侍芸語御史陳皋伊敏生曰此亂之

尊不早鋤之蔓難圖也乃益疏嵩怙寵不道　上怒奪三人一秩示薄譴而分宜相從此巳忡忡甘心此三人矣御史葉經者先亦攻嵩會經按山東監秋試上貢貢士籍嵩摘其文字誣爲訕謗坐經死遂以芸代經芸慷慨攬轡至則激揚風采諸所禍適聽之是時嵩父子固憾礉然尚畏朝廷且偵芸居東無郤即欲急投種未有地也芸得代有銜命南尋取道省覲卒于家殁之日橐無餘金衾襚不給御史趙應雁捐廪賻之且屬郡視其後

御史葉經傳　　　　楊爵

葉叔明名經字叔明號東園浙江上虞縣人登嘉靖壬辰進士授直隸常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按北關一年以能持憲體得回道管事癸卯年是奉命巡按山東是年鄉試叔明爲監臨官發策以邊寇侵侮禦應失當中國疲敝事當交集以試士其策詞略曰禦虜之道不可倖彼之不來而在嚴吾守備之足恃今茲醜虜厭飽而去非有挫折少知懲創正宜謹復隍之虞圖苞桑之固庶幾有備無患可爲長久之策苟偷一時之安而不先爲不可勝之計萬一黠虜復來

因我無備以大肆其猖獗之勢則將來之患可爲寒
心其言財竭民困之故則曰成賦中邦舳艫飛輓有
兌運之輸歲辦軍需用供武庫有常征之賦羽檄遝
馳中原騷動有築堡之役行伍不實額外旁搜有壯
丁之選鄰封東應老師匱財有臨洛之行採木舉方
轉搬直達有河上之運王事期程急於星火郡縣追
呼雞犬亦爲之驚矣又欲停土木之功緩催科之政
慎爵賞之施祛冗濫之弊爲今日救恤之計故事凡
試錄所載文字謂之程文或筆削中式舉人所爲者
亦多主事者自爲之或言山東試錄皆叔明手自更

定亦未知是否錄上以策問內含譏訕下禮部議其罪而又摘其錄中議論所及如言繼體之君德非至盛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等語皆指爲誹謗毀貼註以聞械繫下獄擬叔明大肆譏謗無忠敬心詔於午門外笞八十發原籍爲民卒於道其提調監試考試官十有三人以不能校正皆下獄初山東試錄將獻考試官有言錄中文字論及時事者稍宜刪改否則禍出不測叔明不聽卒以此得罪或先是辛丑年春舉以監察御史上封事詔下錦衣獄以負罪深重一時同處者多戒心惟叔明屢有過刪避

不以得其通問爲可幸而以叔明敢於通問爲人所
難也王晃叔明以山東事來獄中相見甚歡是時秦
和劉子煥吾工部員外郎也太平周子順之吏科給
事中也皆叔明舊交而先叔明以言下獄邂逅間敘
平生以勞苦之狀而各禁不言得罪事又先以事逮
獄者章生勺與叔明同里居爵使以間處問叔明以
山東事叔明言職在監臨宜自當其辜又問胷中如
何若不知有所謂恐懼者俄有命下叔明罪當笞罰
與三子者相謂曰葉子心志定笞雖多不死嗚呼今
乃死矣使叔明聽其考試官所言於文字議論問稍

爲遷就豈其得罪之深而至於此乎然叔明不憚殺身之慘禍而憚爲諛言以欺君上則叔明平生之所尚亦可以槩見矣人孰不死同一死也而有輕於鴻毛者有重於丘山者人言叔明非以興事死而以修辭立誠直吐所見不自顧忌而至於死也嗚呼其所係亦甚重矣世之憸夫壬人習爲乾沒媕婀之計於利害所關則搖首閉目禁於出一言以相正甚至廷曲隱避諱張爲幻以上欺君父下欺此心者往往而然視叔明所爲則何如然則叔明雖死猶不死也時年三十有九歲

監察御史王公瑛傳

歐大任

毘陵在江南衣冠最盛公卿以至郎吏數十百家蕃蟬聯不絕也豈地氣固然哉彼其碩德弘藻每致通顯以余所聞王御史其一也御史諱瑛字汝玉先世居石沙而遷無錫因稱石沙山人初授書于邑進士伯山伯山讓其華采且謂其幼有成人之度辭不能師南畿諸郡邑皆聞無錫王生王生又往往傳無錫王生文正德乙亥出應臺試督學使者張仲齊選爲邑學弟子員爲文厭經生類務力振迅踔厲嘉靖壬午鄉試應天中式三赴禮闈不遇歸則結廬山中潛心大

業探討奥眇究明指歸約其閎博以造于深厚爾雅
詞即高峻亦不戾于格一時與唐應德薛仲常先後
起毘陵矣壬辰會試程太史舜敷得其卷異之取置
前列仍梓其文爲式既成進士則試吏部政大冢宰
而下咸重其才授太常博士當是時　世宗皇帝方
興禮樂隆郊社百神諸祀日贊秩宗掛酌舊典尋召
入臺貴溪夏少師以議禮合　人主意業已得御史
于奉常乃謂封駁察舉才無右御史者每延譽不已
而御史粥粥守官如故也會議南狩御史與同官疏
留已而議竟寢御史則奉勅理冀北山東河南馬政

摘抉姦蠹條畫便宜牧事修舉爲直指使者最暇則
謁孔林觀鄒嶧走大陸泛黃河岱宗崧高無不游詠
庚子出按八閩愍官邪重民命奬恬退禁汰侈崇敎
化旌孝烈清寺田以補虛糧復驛傳以蘇疲邑諸所
舉措柄在憲牘海邦頌焉歲當大比綜覈嚴密校閱
精允闔士被其甄錄與擯斥所遺者人人自以爲恩
明而且公也已御史戢兵虎目側步有成而中實無
技刻簡曠激昂緩急必赴不以空之爲解而實不能
阿附權人閩中多碧水丹山靈區異境如鵬海鯉湖
武夷雲谷使節所經必察惟以廣瞻視于是識誌叢

生及瓜而補外之命已下御史謝病南還恣遊寶界
九龍琛山慧麓及義興三洞句曲三茅旬月忘返又
與鄉士大夫修復碧山吟社家有園林日召故人密
親琴阮奕博芳辰令節則脩延合樂華燭飛觴每極
賓讌之娛衣冠家有沈隱侯白少傅之風如御史者
能幾哉而事繼母則孝養備撫猶子則慈愛周內行
純謹殆庶幾汜毓臧叢爲豈但以宦業詩名著江南
而已哉御史所著有溪上集予同穀爲鴻臚寺主簿
與余善　論曰學希古士行志御史貴顯矣然遇合
難也見幾明決不俟終日君子貴自行志能與規規

謗謗者道哉余又聞嘉靖間錫山有華雲華察王問
三先生與御史咸蚤退而學各傳哉夫嗟夫澤豹淵
虬意並遠矣

監察御史贈光祿寺少卿斛山楊先生爵傳

吳時來

斛山楊先生諱爵字伯修陝之富平人家故貧母誕先生於媼家媼將以火起聲赴之則懸弧室也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年二十始發憤讀書無燈嘗以薪代夙夜攻苦有時之隴上耕即挾書而讀意欣欣也兄靖以參邑掾與前段令相惡為直指使所捕先生徒步百里外申厥冤遂并被逮獄中上書辭意激烈從尹見之曰奇士也胡髯至是耶立出之給油炙資皆之學年二十八聞朝邑韓先生講性理學躬薪米往

拜其門韓先生聯其詞氣行行壯也欲御之父邁嗟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詫曰幾失之旣省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督學使唐公校藝首拔之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館中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還之金客謝弗取請至其家舍焉以書經舉第三名己丑登第授行人司行人奉使之肅府儀府吉府贄贈俱讓不受 世宗肅皇帝議禮多制作薦紳譴斥者衆先生上疏臣奉使湖廣地方目擊百姓多菜色望匱操刀割草肉嚼咬道傍假令周公禮文盡行抑何

稱於老羸饑饉之懇上之司舍待罪得旨下民部發
賑全活以萬計壬辰秋授山東道監察御史見攸臣
弄威福草奏將劾之為鄉人覩昵以有垂白母在于
是浩然請告歸居母喪一遵家禮廬墓三年冬月竹
筍生兎馴繞人咸以為純孝所感云服闋竪以不起
行部使者交章薦之庚子秋詔起其家幡然飛行曰
曩以母故不得舒吾志此一時也何為區區策駑馳
為復補河南道監察御史辛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
事娓娓數千言大約天下大事內而腹心外而百骸
皆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政者退

郭坰國戚爲臣戚二則凍餓民間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道流出入禁內五則挫折諫臣辭具載疏中上震怒命錦衣使逮北鎮撫司推究考掠備至先生一無詘被劄桎鎖中尻肉綻若懸珠手劄之血淋漓下氣息奄奄眩惑不自省守者以爲死矣被瘞之半夜汗如雨復甦東廠日更伺言動以上有蘇校尉宜來心惻楚狀拾重瓦間合處尋被笞褫辨事役矣時有張子者同室藏納橐饘得緩死部郎周天佐侍御浦鋐以申救箠死獄中守益嚴踰年工部郎劉魁再

蹤年吏科給事中周怡來以抗疏下獄與焉降心相
與切劘脩諸釋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
錄及中庸解若干卷詩文賡歌如是者五年乙巳秋
八月十四日　上虔修醮壇明庭之儀祀命得仙箕
釋此三人者逐與周劉由潞水泝臨清別而歸　上
雖放此三人者其時熊太宰以諫仙箕忤旨終未釋
然後詔逮之抵家甫十日也十月二十四日下詔獄
與三人俱繫後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先生答易
與周劉欽謂曰今須和此杯明日出矣是夕　大高
玄殿火四發不可禦迴火闌中恍惚呼三人名氏者

次日釋歸爲民先生兩繫詔獄寒暑八易其初苦楚若不耐久之而鼎鑊湯火飴如食飲抵家以教授生徒爲事解凍而耕暴背而耨與農人同甘苦雖乏儋石之儲而蕭然無憂蓋圜扉中研心學問磨鑢精光開拓胸次真有渺人寰空宇宙者而世上儻來富貴曾足以芥蔕其目睫乎己酉冬十月九日猝大鳥集居處先生不樂曰漢楊伯起之鳥至矣兆在我乎十四日午時而歿年五十有七隆慶元年　穆宗莊皇帝肇極復其官追贈光祿寺少卿廕其孫侑官左監丞

處困記

楊爵自撰

嘉靖二十年二月初四日余以河南道監察御史上封事有罪次日下錦衣衛鎮撫司十三日夜蒙拷十七日夜復蒙訊鞫血肉淋漓喘息奄奄而所以困苦之者則又日夜戒嚴未少疎焉斯時也余自謂必在旦暮且以得速死為幸矣既數月刑瘡之潰裂者雖少完復然殘毀之餘形狀欒欒動輒顛踣亦未敢以為一線生之意自望也忽一人謂余曰子之險難其將免矣有一賢者焉以救子為事疏之上已數日矣余問為誰其人不以姓名告但曰俟一二月當自

知之已而戶部廣東司主事周公天佐下獄中余未始一識周也時獄戒甚嚴又未獲一相面語惟聞衆驚愕囂囂語及疾趨往來喞喞聲刑笞之既重其困苦之者視余則又甚焉余慮其弗能堪也呼一人郎膝上手畫困卦二字使以潛慰之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之義也聞周首之且微有笑容次日余詢公之起居於同逮麻知州時公已逝矣麻不欲以驚悸告但紿之曰必無事今日飲食稍能進矣其卒爲五月初八日未時也數日驗出其屍天忽雷電既出雷已予哭之以詩有天上列星墜人間草木愁滿腔

都是淚只向膽中流之句罔以忠義英烈自振奮下
獄未三日即以人情悱阻聚語洶洶皆爲余懼炎氣
蟲蟲獄地蒸濕徂暑流火之際余所著者尚爲冬月
之袍布重以嚴禁力弗能堪惟思古訓格言可益身
心如孔顏問答之類者潛玩其精蘊與其氣象以自
寬自解覺有得焉忽不知桎梏在躬而忘其身世爲
囹圄中之一纍囚徒也繫及冬初刑部員外郎錢
子洪甫以事下獄錢子余同志摯友也相見甚歡歎
相語者崇德切要功夫未嘗以困苦廢忠告甚恐爲
有道者笑也居旬餘日錢子送御史臺擬罪余願有

以爲別錢子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別未久錢子復以前事來獄中時御史浦公鋐自巡按吾陝西處上疏救余被繫來京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北司獄中別處一室衆皆洶懼莫敢窺伺惟錢子往候之爲守浦者遮拒未獲與言除日晨旦浦公蒙旨移就于室同加嚴禁公旣傷重弗能語惟聞有呻吟聲衆包之以衾共以手舉寘之余傍居移時始甦余呼以老兄謂之曰老兄固不自安矣如時政何復歎應之曰今日之舉吾巡按陝西之責之一事也於子

誠無所與予勿復言既而告余以關中人材風俗之大略及所著全陝政要集過華陰有題華山詩出境上別秦中父老詩皆能為余誦之有以公事來者過公甚厚公感其誠意口占七言律以謝之余從容謂公曰吾兩人者地分秦魯相去數千餘里絕跡仕進甘老林下同一志也往年詔起府官復御史職者惟吾兩人而已未幾皆以言獲罪今日同一枷鎖者則又吾兩人焉事至於此豈偶然耶吾人處世榮樂則心存於榮樂患難則心存於患難於今日之發困而安順之亦百年中所作之一事也時錢子亦以善處

友息爲吾兩人慰余既日夜在側執弟遜禮甚恭過守者或失之粗厲公戒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處患難之道也忽一日公自覺寒熱交攻坐臥弗寧余知其刑毒將潰凶之徵也即夜破一磁盞刺其傷處血流弗止公自謂覺少寧息但神益昏憒飲食少進食即嘔出公既危甚守者見余情狀迫切慮自殺防之甚急是夜以鐵索縛余臂聚而守之已而公不語矣余執其手哭之甚慟良久公復少蘇問哭者誰也左右以余對公曰子無過慟吾死於此命也語畢卒時漏下三鼓爲正月初六日子時也余撫屍而哭徹旦

未已迄今記及未嘗不流涕也錢子以補周二子之死也其死以補周二子之事也謂余之痛似可以少已焉夫固然矣古之君子得志則道可行於天下不得志或亦有以善一方德厚者動而爲世道之益否則無往而不損焉今日賢人君子之過雖非我所敢致亦由我而有之矣非積未誠而動未審歟吾豈怵中懷危蘇蘇焉而爲沱若者耶卽憂困中省愆思咎之心誠未已也故述吾獲罪之顚末以自責而自勵焉時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爵書于獄中

續處困記　楊爵自撰

予下獄蒙旨後司官絕余供食日給囚飯予以事非
君命特過於奉承者一時不以生道處予故義不忍
食時繫獄同屋居有張清者頗尚義氣予得資與共
食焉既而錢洪甫下獄得自通飲食家人附供食物
書予姓氏者不聽進乃約以再字別之凡書再某物
者知其爲寄予物也踰年洪甫出工部員外郎劉子
煥吾下獄亦如洪甫爲予處之又踰年吏科給事中
周子順之下獄亦絕其飲食於是予與順之皆依與
煥吾同飲食乙巳年八月十二日予三人俱蒙　恩
放歸田里取道於通州張家灣同舟南下至臨清州

予由陸路西去九月十一日　上密諭東廠使復拘
予三人是月二十八日使者至予家時予抵家甫十
日即刻起程十月二十四日至東廠次日蒙旨下鎮
撫司照舊監禁不許怠縱始予以罪下獄特戶部主
事周公天佐及監察御史浦公鋐相繼救予皆以重
笞死獄中旗士蘇宣以東廠使具予言動久因繫狀
積五日一上奏宣以厚余為予遊諮下獄笞幾死予
皆別有傳以載其事至是治廠事太監徐府以拘予
事係密傳拘至不宜題本省八十降南京小火者於
是人情悚懼皆慮禍及於已既下獄即絕予飲食凡

予所具氈屨以禦寒者悉奪寘庫中惟慮困苦予者或未極也獄中繫逮者百餘人見予皆遠避或偶以一言接者則縮頸斂足左右顧瞻如與境外異人相通而恐禍出不測也章生乃浙會稽人壬寅年以事逮獄與予同屋講周易司官以講讀事不宜外聞於人乃寘生別屋戒不得與予見予出獄時過生門呼以相別至是生爲予具飲食使小校者以布裹沙鍋藏衣襟下朝暮供之獄卒多以患害恐生者生不爲動則懸之曰以此得罪死不恨予密諭生勿發危言當以貞艱晦默相濟處初予嘗過孟津縣謁夷齊祠

度以罪當復縶非君命而禁予自供食者當餓死故題詩壁上有願借首陽方丈處藏吾天地一殘軀之句比入獄嘗盡日不食司官使告予侯劉周二子來處當如舊十一月初二日順之至廠益順之得抵家拜其母父日即行煥吾未抵家七十里閻使者先至其家縶其弟以行所從應捕者順之至廠十一日同下錦衣衛南監即轉鎮撫司是日夜漏將一鼓予困於桎鎖見獄戶未闔守者欻澄若有所待予度必二子將至須臾聞步過外有鐵鐐聲既又獄卒縶桎大卒出力叫吼聲鬱而啾十步索鐵鐐以縛二于所聲

震動守者一人坐于傍詰之曰何爲其然捕得虎來耶忽一校者來門內告予以二子使門者候予笑曰困縛中不忘致寒温意可以見二公俯次矣煩吾順之各居一屋皆在予屋後左右南向側門在予屋前右東向次日天明順之登廁過予屋戶板扇外有柵何內掩晝常鎖之予不得出乃隔柵與順之相勞苦予問順之至家得見其母夫人納幅否順之惻然悲傷始予不食因飯留於暗室中誦孟子簞食豆羹章以自涵畜至是順之亦不食謂予曰因飯之食呼蹴之食之類也乞人尚不屑而我乃屑之乎予笑以爲

然因謂順之曰寧以璧碎石上作草玉府安能甘此侮污為全瓦礫耶或以順之與予共約不食蓋所見偶同實未嘗相約也煥吾曰朝廷既待我以不死吾豈忍以不食而死乎順之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道而同歸於仁今日之事各行所志可也司官聞予二人不食許以煥吾名通飲食既數日復使告謂冬久旱　上祈雪未應心甚急恐加怒於予三人而許通飲食則事屬急縱懼以餘罪相累耳明日當復用之予應之曰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雪乎一枝符縈衍方面從傍聞之怒曰此非人所言乃食草者之

云也順之願謂予曰此言皆可紀也友日食畢不進
各鎖予三人於冷屋中戒無一人敢相見門外饁食
往來紛然予三人四壁寂靜兀然獨坐勺水粒米日
不及門章生餽食弗能達生亦奮然不食間以乾餱
使隔牆潛遞之百戶雷聽居近予偶得薄粥食予三
人獄卒赫然詈叱之即欲以柙鎖苦聽聽再四謝罪
始獲免時東嚴月以六人日來覘視楊楝國用者孝
子也其母病楝嘗刲股見予三人展轉阻阨嘆曰豈
可使懷忠義者困迫若此乃往見司官謂　主上仁
聖於三人者欲其生不欲其死恐未可以非道相加

而使饑以死也於是司官使許煥吾得自供米物粥

君恩浩蕩終不加怒予三人得藉糊口相與痛省

愆咎以答 上王成之至仁而延此殘息之歲月耳

自予下獄身負重譴凡士大夫以罪繫獄拂 上意

者司官必以予例處之如兵部侍郎張漢卿給事中

尹相林廷壁張堯年御史何栖栩桂棠一昨下獄者

皆絕其食時煥吾在獄故諸人皆得托以自救而忘

其為剝膚災也及予三人後下獄始知凶禍切骨而

日所履者皆窮絕之地至是則有致命遂志而已矣

予所居屋前有左右二屋皆南向屋中不設椒木往

時士大夫下獄者皆居之未有居深室囚木者而居之自予始亦未有絕飲食給囚米者而絕之亦自予始竊恐復有觸忤權倖而下獄者必藉口於予今日則枵腹待斃者或有之使豪傑解體而將事不可救藥安知其不基於此乎是予以一時狂妄之罪而貽國家無窮之禍也煥吾順之皆曰已身不足惜而懼以罪累朝廷耳故述此爲憂世之君子告時嘉靖乙巳年季冬望日書

蕭御史端蒙傳　　林大春

蕭御史端蒙者字曰啓嶺南潮人也父曰與成武宗時舉于鄉第一尋舉進士爲翰林院檢討今上卽位稍遷至修撰承務郞以憂去端蒙少事父治老莊之學與季父潔俱季父多技能任俠而端蒙沈靜有器好讀書客過父父使侍食端蒙嘗受經而食父怪之客故於衆中斥其名陽激之者端蒙受之不與校也後衆季父下第而端蒙與從兄來鳳並爲上春官端蒙舉嘉靖辛丑進士名試文華殿補翰林庶吉士改御史而從兄竟不偶乃端蒙爲吉士思繼父之業下帷於惟與大

衆高拱晉人裴守同舍恒相讓嘗著論二十餘篇幾十萬言光祿大夫少師言見而奇之學成會言免相出爲山東道御史御史自抱奇不欲詼說諸公又不肯衒物以致知者亦少云御史既失其父業以不世其官居常深念然獨伏思御史之職得以脩行天下糾官邪觀民風以諷勸主上上遂慨然有四方之志上二十三年有詔詔御史治軍畿內畿內軍多與屯而伍往往散沒其勢莫得而稽御史以爲不若以同屯同所爲伍休則麟次而居行則魚麗而陣以庶幾古人比閭族黨爲兵之意言上　上從之明年人報

會海內無事　上遣使者分行天下問民所疾苦御史使貴州貴州蓋夷中地故嘗介諸梁益間無專使嘉靖中始置一道然　天子終以為邊非文物所亦略之御史至會有銅平鎮草之寇因上疏請置重臣撫綏其地其略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千夫牧羊不如一豎何者勢有所重而權有所專也今貴州雖嘗建置撫臣而紀統不一兩省諸司以客相視謀莫與同動相牽制一方有警彼此提衡而立此威信之所以未廣而疆宇之所以未寧也誠如臣計宜放兩廣汀贛故事特設部院大臣一人以專西南之閫

自貴州四交之地地無夷險悉以制之吏自川湖雲
廣諸路兵司而下無賢不肖悉以聽之其調度兵食
有不用令者許以兵法從事如此則熊羆之師奮死
而金石之士守官矣此臣所謂長久之計者也先是
貴州試士皆會于滇南至罷本道始得專試然其額
未廣至是御史迺上書曰臣聞內余夷人也而游於
秦相如蜀產也而文於漢故王者之治無外而聖人
立賢無方今夫盈尺之網不足以羅燕雀而罾繳千
尋鴻鵠將下之彼其所持者廣也今使貴州之士拘
於額而不得廣有司因循以爲定制使遠人無所措

增試士始此

化非所以崇廣聖意厲吏俗也臣愚以爲增之便於是　天子皆報曰可爲置重臣及增試士焉明制諸所置吏率加意中州至雲貴閩廣以于耶祿薄者爲之或謫罰去又地遠去者懼經歲時事便不治於是御史奏以宜重郎吏之選又吏有行能殺當遷者請自近地移居之縣是名吏稍稍出與中州等明年使者代至御史還道病因自免家居冊采其鄉之長老之言吏治之弊民所隱痛而不能自言者爲代之言凡大事以聞　天子方下吏議未行會北虜入寇逼近京邑部下州道故所免吏有名稱者悉起於是御

史復起爲浙江道御史大司馬列侯議請遣兵入衛
制詔遣御史之綏德得精兵三千人賜金若干斤緡
若干疋尋遣南行江西江西藩王素驕縱自宸濠反
時頗不奉法及宸濠誅稍戢已乃復縱江西自撫制
大吏皆斂手而謹事之或與晏遊會御史行縣吏收
民間俊秀王麾下剽而脅之辱其長吏於是御史劾
王不道捕麾下治之境內肅然然自是頗不與大吏
撫鎮合矣是年又當鄉試士方鎖院三試之畢院災
甚急御史乃亟收諸所所謂試士文數千卷下令曰
諸所吏無大小救火者如得士之賞不救者如蔽賢

之罰衆爭赴之火乃滅比校文得士士無譁者御史本收試卷之力也於是御史自劾監臨無狀　上原之諸司得不坐將當代者未至有張御史復行江西如故蓋先後凡三截江人至今思之三十三年甲寅復命赴闕廷議欲遷御史爲延尉會病疏未上其冬御史卒御史爲人豊體重步寡言笑然性尚簡朴習勞探知人情循行所至未嘗從兵輿馬隨聽士民煦煦然藹之不勸至家究亦不能滅也所部事無大小必親省決無間寒暑以此吏莫敢欺然卒以勞致病罷形敝神竟死於此云初御史與某地人某皆並居

臺院御史之江西而某入南粤某因諷吏大索御史家數艾父罪捕繫與御史同學者李父某某貢如京師及其庶弟某某亾道奔死御史有二弟端貢端升者亦以鄉薦偕計北上下第客吳越間不得歸或以告御史御史曰吾嘗遇吏厚何得至是不聽後御史代還其人尋悔乃檄吏奉幣謁其父及御史吏因説爲敬伏謝御史御史謙言不敢當終不及前事其後父病而李父潔遂拜光祿署丞以歸吏繼至竟承故吏指捕治之僇辱其家益其時御史已死矣贊曰嗇菴殷徼子之後世有閒人唐漢以前故不論論其近

者自宋漳州公而後有潮陽公容州公巡海公程鄉
公山西公給舍公以及修撰公至御史公畧十數世矣
何其盛哉豈微子之遺烈歟余嘗聞之師大宗伯歐
陽文莊公謂御史之行縣邑也有古使臣風余沒江
御史過余余觀其狀良然方御史下江西劾浙王誥
司望風伏慴豈淺不能紲一吏哉乃莫不為其亦之
於挾私怨快忍讎者遠矣雖然御史如不死者其志
詎可勝量耶

監察御史蒙泉包君節婦墓志銘　　徐階

嘉靖丙午蒙泉包君以侍御謫戍莊浪後三年居妣楊太孺人卒于家君痛其生之弗能養也疾之弗獲侍也歿之弗克奔以葬也竊晝夜哭泣北望喪衰經不去體又五年求侍御吳石繼卒君捫膺號曰誰代我奉時祀者於是哭益悲竟以是得疾歲丙辰六月二十八日卒于戍所年五十一初君生五歲而孤太孺人身教養之勤苦備至及嘉靖壬辰乙未君與吳石接踵舉進士君以永昌推官徵入北京而吳石中書舍人為南御史太孺人則已向衰侍之挾以還也

狀改

將上疏乞侍養會吳石以終養得請太孺人恚曰教子者獨爲身謀不思爲國家用耶君不得已入朝未幾奉命按湖南劾中貴人不法若干事爲所誣搆得罪當死　天子憐而活之故君之赴莊浪雖甚危苦未始有不平色其所居頹垣敗屋不蔽風雨而君處之甚安獨以太孺人故悲傷涕泗雖於君爲不幸然亦足以觀忠孝之大節矣君爲人慷慨儁爽口所欲言不顧其人之怍于色心所欲爲不計其身之及于禍嘗清戎福建出按滇南鎮守世臣悚然爲君降禮而貪墨之吏望風解印綬以去至湖南先聲所被

莫不震疊一時稱眞御史者必歸君然君亦以是不見容又無財足以自救其卒也棺斂之費皆出西寧兵備大梁孟淮孟益素與君以意氣相許者也君諱節字元達號蒙泉其先滁州人曾祖俊贈南京禮部郎中祖鼎與其弟鼐同舉成化戊戌進士官至池州太守父志務贈涇楊氏君遂占籍華亭領應天鄉薦以起所著有苑詩類選幽戍北逃錄通考意抄二十一史意抄釋疑錄湟中脩合若干卷

四川道監察御史嚴君天祥墓表　韓邦奇

嘉靖己酉十一月十九日君卒于京邸旣歸葬逾明年十二月君弟天祐請表其墓君諱天祥字叔善號雙洲姓嚴氏吾關內馮翊之朝邑人也嚴氏之先唐嚴思善之後思善有大節當唐武后時來周峻法思善獨尚寬平全活者甚衆來周疾之謫交趾後稍遷至著作佐郎兼太史令官至禮部侍郎子向爲馮翊尹今西原有思善墓祠云父諱堯輔母李孺人君生而靈異穎悟過人八歲能熟誦入學論語即通其大義十二入縣學歲試兩魁諸生僉憲開州劉君河

有精鑒得君卷曰嚴生國士也於是遠近無不推嚴先生者庚子中陝西鄉試第六刻經義爲士程甲辰登進士授絳縣知縣期年而絳治人知向化野無盜賊案無停積獄幾空虛有兇犯毆傷人股致死者累檢傷股人骨無他君取二股骨察其形色長短新舊不同大訊之兇犯具服益吏仵受兇犯賄潛以他人朽骨易之寡母告子不孝君廉得母與僧姦狀將而釋之旁不治母曰子母之際難言也撫按有疑獄輒以付君惟明克允君之治絳也不以刑罰爲威而以廉故不苛而豪滑畏不以賑貸爲惠而以情故不擾

而民衆懐不以威令爲期而以信故不勞而庶績熙
而君又敏達勤慎故兼其有土厥鄰環三晋而鄂縣
者七十餘絳縣治行第一撫按共聞于朝戊中徵拜
四川道試監察御史明年實授未幾疾作彌留卒遡
君生于正德甲戌某月某日卒得年三十有六君性
孝友五六歲時每遇美果食必先奉毋既長朝夕惟
以承歡父母爲念母病泣跪進食呼天而禱丈落一
齒持之泣累日嘗因事諫父父怒以鞭撻其面笑而
受之父乃感悟天祐多病飲食湯藥必親嘗之學每
有所得必以語天祐居鄉謙謹重法禮鄉人愛之父

為御史遺書家人曰凡居鄉必順天理合人情毋挾勢凌物利已損人行無不利矣絳平陽富邑君三年間俸薪外分毫無取去絳時僚屬士民爭以饋進皆不受曰取予士人之大節豈以去絳而遷其守乎昔兩漢取士以孝廉為首成周效耶君孝悌為先與視君優居身之珍治絳之美兩無所歉云

山東道監察御史守愚朱公木墓志銘　嚴訥

昔在正德辛未甲榜吾邑常熟登第者三人其一爲古愚朱公寅至嘉靖甲辰榜吾邑亦三人其一則公乃古愚公之子也邑先有重慶守葵軒沈公者長人敦慎富經術而古愚公父慎齋公丙從其室故古愚公之學有師承云而公幼負穎質又淵源於其外大父與其父之學也十歲即能屬文句輒驚人比成童失怙恃則就修於蘇之何山寺手不停披口不絕吟益下帷發憤者歲餘而凡家所蓄書盡讀之殆遍由邑庠入太學每應試士莫能先公大司成陸文裕公以

文鳴一時見公卷既拔以冠士且嘉賞不置其年遂領鄉薦於順天六上春官以甲科除知山東之昌樂縣昌樂土瘠民窶俗獷剽劫且孔道交衢結轍旁午似非徇徇儒者所堪也而公以愷悌之心行拊循之政驅游惰禁淫酗督農桑弛征役民所利病一切罷行以其故農狎於野商輯於市即頑悍之徒亦多化而良矣賓旅載途應以節易事不稍滯而閭閻不驚暇則簡萃校髦與之講業課藝而甄造之部使者入境旁縣民持牒訟者必請曰願發昌樂令訊斷即死不恨甚境內則絕無訟者凡訟於昌樂者多旁縣民

也部使者揖公進曰吾聞民謠云田有黍苗野無寇
盜吾父朱公體天行道爲民牧者顧不當如是耶於
是令聞籍籍交相剡薦有詔徵入擢南臺御史巡上
江尋丁繼母湯憂服除補山東道御史御史大夫嶮
山周公民譽也謂公持重使兼攝四道綰印纍纍時
執政逐不已附者忽進治及公廷杖戍楚出判鄭州
公不掛家而子然赴鄭渡瀨颶作將覆舟頃反風免
人以子方方之其治鄭一如其治吕樂鄭民德之亦
不異於吕樂之民會浙中缺兵部使者才公因擬之
行鄭父老爭攀轅留公擁衛不得前伺間出城輾復

昇與入其見愛戀若此公之惠澤深結民心可推也
遂知遂安縣公亦以治昌樂者治之歲侵民沮山發
礦挌殺官捕其勢張甚將蔓一省部使者檄公剿平
之公蹙然曰民不聊生計無所出乖利此土中錙銖
度晨夕耳何用煩兵魚肉我赤子且濫及無辜爲乃
引兵駐山下遣人諭以禍福羣盜於嶺上望見公羅
列而拜大呼曰仁侯有令吾屬敢不服從衆立解散
去不復嘯聚而所全活者不可勝紀部使者奨之有
文以作人武能輯亂之諭無何遷叙州府同知初公
拜憲官念有言責欲匪躬謇直而見謂當路掣肘有

未易行其志者則遂有意於卷懷矣既免喪悼於就
道同年瞿文懿公艤舟強挾之行公乃指虞山誓曰
吾不久當考槃此中軒冕外物豈足以累我哉及莅
職倅州則曰此　君命也吾豈敢違乃又強往然非
其好也至是則喟然曰吾業已倦遊吾惡可復蹈嶮
巇乎哉於是馳還里茀稱病不出所親勸之往堅拒
不聽或乘隙從踊輒觴以醇酒令勿復聒也所居旁
有湖山公築臺滸池取可登臨而寄適其間日以圖
史自娛興至則集賓友暢飲爲樂不更問營洞事公
平生悃愊温厚待人色和而禮恭內不設城府而外

亦不修邊幅臺中時嘗謁郡守衣不為繡郡守易之後覺而悔謝之公自若也居鄉益朴素無修靡之飾人且不知其有官者不虞人詐不暴人過不嫉人得志人即有犯莞爾容之古愚公清白無好田宅公既仕始漸購之而宗黨虛常從人稱貸公家雖無儲貲而好賑人之急嘗為其外家置祭田以蒸嘗其外祖父母而因以時讌會其黨其先世所遺舊居則讓諸其同堂之兄視與母弟存愚君不啻如同胞所以保護維持之甚篤姊既適而貧則迎而養之亾妹有孤則收而撫之下至臧獲亦莫不煦嫗育之人咸謂公

長者以此世本汴人宋南渡時家於邑之横瀝國朝有晚翠公杲以學行爲學者所宗生孟章公璧孟章公生愼齋公始徙邑城愼齋公則生古愚公仕至工部都水司主事娶於鄒以弘治壬戌正月二十六日生公木其名子喬其字守愚其自號云

江西道監察御史讓亭沈君楠墓志銘

范應助

君諱楠字汝材自號讓亭子世居武林郡中高祖耕樂公忠出贅湻溪丁氏子孫遂爲湻溪里人後東臯公文炳以貢授繁昌訓導仕雖不顯而内行甚備能以德誼望于鄉訓導生望雲公天祿望雲公生就堂公致和娶唐氏而生君君是爲君父就堂公嫺於文詞聲名藉甚武林大師涉毛詩以教者必首就堂公而就堂公數試有司欲不利於游人愷爲倨侮竟死於潛當是時君年二十四逆父喪甚哀養母孝人業已

許之而君少負異才旣承家學與胡元靜丁元昇卓
章甫兄弟爲友其始爲諸生業工甚而兩卓君年少
才美丁故多圖籍能盡出陳示君益與嵬雜讐校揣
摩貫穿而爲文以故其業獨精一時名能爲文章者
咸推遜弗敢並年二十八舉嘉靖辛酉浙江鄉試戊
辰登進士奉使三邊歷三關太行之險慨然有封狼
居胥意尋授南昌郡李南昌瀕隰叢委獄情詭秘君
防檢旣周聰察尤愼姦欺屛息請謁不行以故幽枉
乎達人雪覆盆之寃市絕横催之辟其最著者郡人
范某兄弟爭產君用一言感悟和好如初贛州剛縣

父子並戍道君廉其誣立爲昭雪花園鄉故稱盜藪役久無功君受牒單騎詣賊賊皆面縛悔罪願釋戈歸農君白于部陳者盡解縱之事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君雖法吏以誠長者處官其感化類是大江以右部使者撫臣交薦于朝士大夫行過豫章訪爲吏之著者必聞南昌之名聲偁翔洽遲以爲法從三載考績例得贈父如其官母與妻封贈皆孺人　今上元年召爲江西道試御史閱數月拜眞議察四門令嚴禁豫寺人門卒皆相戒無犯也君每有論建務持大體同臺宿舊多自以爲弗如又二年巡按陝西下車

問民所疾苦延見藩臬諸大寮諮以吏治失得及郡中豪不法政事所宜廢舉與廉屏墨威暴滓祛君且詢且行孳孳若弗逮又閱延綏兵馬入衞之疲勞還薊苑馬寺芻餉之煩苦西安鳳翔漢中三郡分辦花馬池鹽課之利害方欲條上方略請行之而君旣以觸暑西征焦勞即事行部諸郡邑埋輪攬轡風稜凛如而君且劬瘁骨立未及上而疾大作矣劄疏引告待命擢州竟以是卒士民相與悲傷之槪發關中關中人白衣冠而送者如堵皆緣道哭泣夾車轂頓足嗟嘆馬君爲人孝友疎節而廉于財遠聲利如賦喪

父食貧事毋唐孺人曲盡志物撫諸弟宗族有恩與
人交無少長賢不肖咸盡其心絕口不鄙傳人過失
其篤厚如此生嘉靖甲午卒萬曆乙亥年僅四十有
二

御史徐公鳴鶴傳　　　祀志

徐鳴鶴字子齡生而奇偉卓犖弱冠連試于有司皆第一嘉靖壬子舉于鄉七上春官然後第蓋隆慶辛未也授屯留令屯留土瘠而民息吏胥多乾沒爲姦公至一切絜法以提衡之翕然一新撫摩貧民無所不至會以憂去民皆樹碑頌德爲生祠以志不忘服除補稾強公知稾強非屯留比乃更與百姓相安於無事未幾復大治尋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按宣大所部有不法者悉窮其狀吏民靡不懾服貪汚望風而解是時邊鄙多故公亟陳邊政十款疏上　天子褒

嘉之若恒指麾邊事卒然皆當窾綮異谷之人何為長城是時子元已登進士為吳江令公每于家報中無忘長語惟以淸耐二字貽之尋以病歸久之拜山東道監察御史巡福建中道以疾舉而還是時其子亦拜陝西道監察御史父子同朝楚斉遊云臺使者為表其里以榮之公存心正大一毫不肯假借然恒平無城府故人皆樂于親近生平好施予掩骼理瘠若或不及至今鄉閭愛慕不忘相率為祠于西門外與黃公并祀云

爲民御史胡公涍傳　　王世貞

萬曆初一御史上書言事忤　旨奪職歸而曰吾編氓也即自稱吳氓云既病劇而謂其友人曰死幸呼我爲民御史友人者王叔承也於是叔承草爲民御史狀而屬余傳之爲民御史者胡涍字原荆世爲常之無錫人其先有儒行而隱耕獨其王父艮與父贈御史君覲隱酒䞯君之與伯兄暨兄之子皆夭於是胡有三節婦而君之母封孺人劉獨以明淑稱其愛君而嚴束之君少穎秀所授書輒誦弱冠補邑諸生娶於浦後封如劉浦有妹而妹亦來依君君雖貧

諸生負儁聲然家以食四發故貧即劚姑婦拮据理生不能給而發之長者趙數責廿毳於𨷖君乃行館巳氏東脩之美得少緡錢時時佐趙其又不給君泣呼天曰奈何𡚁室長者共又獨勞毋心耶然君益不廢學遂舉鄉薦成進士矣會有詔選庶吉士讀中秘書人以謂君君笑曰庶吉士文弗及程出而給事御史令課吏高等則入而給事御史吾文而出乎將以吏入乎等耳令能得於民勝於是通州進士領某意與君合曰且以試筆札貲沽酒其醉耳君之謁選得永豐令初莅令而吏白䗶余叛當治君笑謂治賁云

何立召工而段之算率減十九有撕訟若君按情覈
輕罪法而小寬之顧購得其主丈者詣曰汝笑訟之
利而不笑訟之害也以三木囊其頭匝月曰盍此曹
庭稍空矣邑多薦紳大夫君抑之不使食齊民而造
請酬酢必以禮當受賦君必投謁謂令不敢以法
加賢者顧諸公之謂何諸公人人悅揄恐後也客過
邑故爲帷衣冠抵掌甚口君陽過從與語得其狀立
抶其妄出諸境有誚君胡草草者君笑弗答也客寺
用宿驅盜事發他邑君乃曰盜而衣冠吾不失之彼
衣冠而盜將柰我何君爲令七月而丁母闕憂去官

士民遮擁不得去立生祠祀之時有成御史薦諸朝
且曰七月薦非例也能取諸三載以加七月者誰乎
服除補安福令滿歲入覲僅數舍而裝竭貸故人得
二十金乃成行所報謝諸公取成禮而已人亦無敢
望之君之治安福其操介大率倣治永豐而加以文
彩安福薦紳大夫不啻倍屣至燕中城巷其交口譽
君若一而君闇不懌曰吾得之安福薦紳大夫皆甚
不若鄉者永豐得之者老女孺也尙書以尺一召
君試監察御史君試御史治京城成既緹綺家惴惴
相戒毋犯君君瑣瑣而君所上書有所侵中貴人語報

閒君每朝中貴人輒目攝之曰是悍御史耶小遲去
我曹嘗見魚肉而紅星犯禁垣君時已得按遼左乃
上書言事事頗及　宮壼君大約謂　天子方幼冲
慈寧能攝之欲以形史見忠而中貴人指摘有所譏
切幾罹大辟輔臣死曲解救乃削籍罷爲民君從戶
部給繻出跨一驢都門客爭勞之曰御史也而民雖
然眞御史哉一中貴人沃之酒以好斛衫强被君背
曰毋謂我曹無人即從君死不難也公之爲諸生固
已任俠赴人之急甚於己而自御史罷歸其自喜爲
俠益甚諸微時有德於君者君弗忘也君所爲德於

人及以事見君郤者君如弗有巳監司守令嚴重君千旄溢委巷閭居不能一一報謝而所覯弗當意或面責之又數數為戚故闢宄滯實徭役聽者外奪君勉為解去然其中不無少望諸受君恩愕意外且無可復償姑秘之而傍伺窺覬者有所請而君不能盡應則持君頭以修毀君或然弗屑也君故宦薄而又喜俠不能乘挫產顧其於倫常愈篤母歿而存婺者姆趙江嫁錢所以事之如附會漏孺人有怠色君不獲已乃若示厭箸者而歲入額米五十石以其二婺仰亡歲亡厭也妹適李生而大有一女母女若君

謂嫂錢姑女之及長嫁女如巳女李生嫂君時時歸
之稍不給則以胥報君君好謂卿胥我我必以取報
君旣用宗戚故見蹇而至於客則心好苟一技名當
君者亦折節兄事之舍館傳餐侍酒竟夕不倦其所
尤善卿叔承舍中兒每謂人吾見主君猶嘻嘻見王
郎自色栗也君素蹻輕僥膂力嘗道晉陵附後舟出
覲白能橫墮水且溺矣忽矯起蹈空上觀者數百人
咸異之君爲御史而顧生以覲入與君飲適拔竹曰
吾膂任御史君躍而立顧生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
膂嘗與客游匡廬泰岱諸山客方飲山阯淜悅則君

已獨身取間道陵巉岩而登箭闕捱嵊雪下嶗客矣君歸而於吴越諸名勝靡所不究㑹時玄墓梅時㝡江桃花時蟳蝤芙蓉時西湖木時青山荔仙井楊梅時光福櫻桃時北固山以至太湖月錢塘潮虎山梯水吴淞海探不陽善卷張公諸洞邗泰伯延陵春申伍胥范蠡要離伯鸞遺跡陸龍池岩視虎幽金山呼延食及網鯽魚作鱠間手抹波於舜甲石耳莞葵俎佐飲若惠山梁溪闗則几席之矣君所適毋問主其主耳君名逢迎恐後卽無論主其舍人子閽丁貴名焚香前擁曰我公來耶君亦袖辯錢勞之以至城門

候郎丙夜懸鐙待日杪遲立我公則倦矣君以好客
故益窘益貸責責家不忍迫之而君亦不忍負乃別
從姻故起責責端無窮而產遂大詘計無所復之則
沽托酒與内以至覓死君次將僅四十有六也其罷
御史以民稱者八年天下既高君之節而始疑君者
祿察君之秉介不食私而終信之日夜冀公復召用
而御史李學顏以疏觸君倪得罪用是讒者沮止然
君絕不以爲意君讀書好涉獵大義常肯覓其爲文
詞雋朗饒意趣書法亦遒逸所著有秉道集若干卷
王子曰叔承之狀君垂爲言其什八在俠十二在政

行夫俠者季劇之流閭里雄耳烏足以名胡君叔承又言君喜佛事當殁之前數日與陳氏子度胡橋遇獨衣僧胸前垂繡八卦紫以梵字一觔蹴授君曰視之君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爲僧亦笑竟去曰不視亦得殁之未一月而有胡僧持枇杷石一鷇鷇蘇一寘柩前諷唄移時去竟莫可踪跡也客遊惠山泉亭者遥見君幅巾行吟入黃公磵惟之曰吾聞胡君病今乃已耶則君之前沒一日也噫亦異矣吾聞之夫子不語惟然微之君鄉人而信故記之夫以君之慷慨論天下大計得意外以終於天下能惜之及不

能舉其語尤可嘆也然以君之邁奇詭或幽或顯淺
智又烏能倪也

胡御史濬傳　　　　　　馮時可

公名濬字原荆世世無錫人自少陵夸倨虛意不偶一
世爲里人詆毀稍自褆矞舉嘉靖乙丑進士推擇令
永豐永豐民善訟公購得其計議主名嚴治不少貸
踰月庭常空無人居七月丁母闕孺人憂服闋補安
福令其操舍倣永豐而稍輔以術居久之譽藉藉起
公間不懌曰我向以循吏吏而茲以老吏吏也召拜
御史疏論諸侍中射入覘出大爲政蠹宜加裁抑交

幾問日攝公矣會紅星犯禁垣公以爲　天子當憂四方是則宜謹關雎之治令女史進彤管兩宮鑑別衷辟譬之雞蠶豕苓可以引年不嫌早者推此意具言之語不無過坐觸禁罷爲民公得　旨跨一噓出春明而臨門闔以自闔披公背噓以千錢曰公言所難言愼自愛行且賜環矣姑納是酒貲夫負意氣者我曹寧無人而獨甲乙諸公翩翩耶問其姓名笑而不荅公歸里監司守令過公者過之頗矜豪來任當意欲往報則坐藍輿亟報否則已門下客伺公醉輒歷額言某所治獄寃某人爲吏急至傾家公聞而听

衡書髯履及堂皇立白之當路事解答受謝公開之不責也荆石王公知其事因埈翁壽公言曰嗟原荆御史言事職耳君子知盛名難居則務却之君不幸有拂　主名居之難矣却之尤難每見　先朝言事臣其賢者惟其衣冠以盛自負而小智者旋其面目以苟自容皆吾所不取噫原荆居名毋及傲却名毋及湊而後可以免公領之然謂見有司言事如故曰吾豈能自同寒蟬第無湊指足矣夫避小嫌而不與人排患解紛者沒丈夫也吾不忍與人排患解紛而有取者爾賈行也吾不屑有司或心嘴與公不相能

則數數乘酒狂語侵之有司忿至曰我何難治是白眼兒因以毀於監司詆公自是干旌希至矣公甚困則徜徉山澤以自解慰江南奇蹟展齒無所不徧嘗躋霞舉濟勝之具恒自過人與山人王叔承善叔承工詞嘗以示公公却曰恐用是脉脉沓沓為哉大嘅噫而萬籟鳴貴自然耳為文若詩銜口恣吻自足玩諷然多悲壯激烈以泄其不平人或稱之直臣則曰謂我豪士若酒人可謂我直臣我敢有是名萬曆己卯哭伯母過哀病歿槖無餘金踰時始斂人更目公廉士云

河南道監察御史南濱陳君墓志　余繼登

陳君諱登雲字從龍别號南濱順德府唐山縣人萬曆丙子舉于鄉明年丁丑成進士與予同籍予始識君於時人中見其論議慷慨有烈丈夫風謂此少年英氣耳徐叩其中則古今善敗犂然畢具下筆滾滾數千言可立就問何以能爾君曰吾少病痞百療罔效爲家大人憂病自念痞者否也可以通否惟窮理乎因下帷日發諸載籍讀之更無他念蓋二載而病如失遂有今日予笑曰固不聞書能療疾君既以此治身矣今漸服官可以此治人乎君亦笑曰吾志也

誓必不貧予壯其言戊寅除鄢陵令君至鄢見細民苦於豪強文法舞於奸吏冗費無節賦役不均田野荒蕪學校頹廢河水爲患流亡載塗嘆曰此一邑之病也首黜積役數十人捕所謂五虎者置之法躬屢畝畝度境内田爲三等賦役以是爲差發大班坐月爲會錄歲所省以若干計令訟者得以墾田贖罪所墾歲百餘頃爲建屋宇置器具牛種以招復業者來者既衆復教種植桑榆益其生業洪溝青泥諸河爲扶溝所壅歲溢爲災即力爭於部使者卒令牌封毋得壅激而河患頓息斥俸餘捐贖鍰新學宮拾學田

興除之外一意以教化爲務癸未拜監察御史君爲
御史初按遼左次按晉後按中州按遼時適當大同
上罷遣大臣以偏君君爲悉心措畫條上安攘十事
而其所特疏者在議賞功之異大畧言首功之賞給
發不時貧軍不能枵腹以待不得不鬻之富人富人
挾其貲以買功累級多貴至參遊者此其人力不能
禦敵智不能謀虜而冒濫名器混淆體統役占軍士
廉貲俸給邊鎮之害無大於此在晉值中州值歲大
饑晉人猶以木皮草根雜土爲食中州則父食子夫
食妻以人爲市以鴈糞爲粮矣君皇皇然爲請蠲請

賑請弛山澤之禁請借留都之儲　天子手其疏側然動念爲發帑金數十萬以至宮闈寮寀咸捐俸佐之而君亦自清贖金得萬三千爲郡邑糴本至今爲豫人利蓋遼左之冐功如人有痼疾牢不可破而晉與中州則譬人病尪羸奄奄待盡非急扶其元氣不可復生故君先其要者如此若夫約己率屬激濁揚清則君之丰裁皆有餘勇不能殫紀矣君居西臺先後侍經筵監會試主計吏巡京畿壯猷直氣衍肅風行有倜必言有言必盡如疏論陸冢宰羅宗伯徐冏卿胡都諫鄭戚畹多人所不敢言者乎詔君立朝以

正直忠厚爲本蓋不太甚乎君曰不見吾冠乎觸邪吾職也若事關宗社吾知而不言則吾冠將復作故矣豈必機穽之間斧鉞之下能殺人哉君獨立行一意大率若此信陽王太史素不識君見其祈天永命徵疏嗟嗟嘆賞謂爲隆萬以來奏章第一忌君者爭欲甘心於君而　主上明聖竟無微譴加君者君幾滿九載推少京兆廷尉丞俱不報君度不爲世所容即以假自劾歸君所居當孔道行李往來慕君名多就問者君雖抱疾猶喜肅客每語及時事意有所不可輒不勝憤至強起坐榻上語刺刺不能休以是病

增于甞貽書戒之而不能從也久之遂卒是萬曆丁
酉六月距生嘉靖庚戌七月年四十有八君將大有
所樹立而有志未就竟鬱鬱以歿盖君之少也痞在
一身通塞之權自已操之故塞者能通而君病已君
之仕也痞在世道通塞之權不自已操之故塞者卒
不能通而君病歿狀謂君憂國憂民歿而後已信哉

浙江道監察御史雷公士禎墓志　孫鑛

當萬曆壬午歲天下藉甚稱雷御史也於時權相某者病憒憒矣其黨不自安其謀所以自固思代相者少宗伯某楚人也次可及其黨曰某乃以外貪者何爲有無又謀將以權相子一人綠之而兩子方爲史官不得躐數等以進日夜相惴惴求於是代爲權相疏薦相六人公私參焉而其公者素和柔多可且近衰謝其黨以爲易制因道諸首乘權相未絶時上之而內有閣尹爲之主將見相二人浙州吳縣比　命下則其邑公儼然居吳縣上矣滿朝詫愕其黨道所

知書曰某旦夕即去某不足忌某邑公當國大師如存耳彼喋喋而咕咕如吾黨何某某謂二見相也自矜滿如此是時吾國柱拜御史甫三日即上封事極言某不堪相狀權相猶在牀閣尹持疏不下人人爲國柱危比權相訃聞　旨乃下若曰某係故相某首薦御史何摭往事爲說不罷某亦不罪國柱若兩解而天下已知　上意所向矣時有以書抵京者曰比見白麻無不駭耳洞心得柱後彈事旨下無深語衆稍安耳其爲人倚重如此然彼黨爲謀日益甚擬徧以私人布要地共執政柄若將盡天下之人才易置

之所在四五爲儔屏人密語氣焰甚閃爍更熾於故
相在日胥徒與隸皆停筆佇足以待命粗　天子明
聖二三年公持之其謀不行尋敢自簡娟起高墉隼
紛紛落如風蕩葉其公亦罷有少宰其者彼黨魁郎
造謀代故相疏者也以國柱有前疏甚忌之或陰將
有疏刺焉惶懼使人吐欸求免然國柱實無疏也或
謂流言業如此疑終難釋不若即遂之國柱曰不然
我知彼奸不能先事舉因問乃發不直即怒之曰國
無疏也其甚喜乃更申欸曰得無誤耶幸甚然今衆
口方煽厭終無言沒齒不敢忘德國柱曰我言官也

旨由我不言由我適者本未有疏故不欺汝雖然亟
宴切乎或謂既不擊何不婉言示德國柱不從然亦
竟無言也是時彼勢已敗言之者皆有功不難於言
而其卑辭來也他人咎之不苦則廿國柱直道而行
不襲善不沽德出彼爲名高者數倍上矣受　命巡
漕巡漕者督諸運舟其過淮過洪皆有期往任此者
率嚴督促或廣偵伺甚或身微行以察之然猶後期
國柱約法簡易人便之循更先則大司徒亟稱之在
丹徒中濕因病又問篇孺人訃遂請告歸巡漕近設
其經費金無幾又爲先事者預支什二三國柱儉於

用此事竣猶餘半焉而指假命所屬吏率有謝金至
武吏則以爲非士流人無從知即書金循賂役焉率
黼之國柱一切拒絕至有持金尾至家者竟不受也
此即致愧者告余者也國柱三十登進士初仕爲太
常博士博士不治事職捧祝板詣 上前其理劇者
乃在典簿會典簿缺兩任署事會計持滑寺務袖手
又大搜往牒作太常考八卷凡禮樂儀數燦然備至
今賴焉 九陵祭器壞議修之國柱偕懺工兩主事
往中使欲因以爲奸利桀點年祭器如山積日是似
當修二主事色難之則曰明年 上詔 陵朋器所

由敵郎以監修名對耳兩主事愕然國柱徐覩牲匜有九因折之曰太常共一物　陵殿用一器此　陵三少牢耳餘六安用之中使語塞姑請倍修國柱遂溥正祭器所省蓋不貲云其爲御史以博士遷也北歸疾尋愈竟不復出惟以讀書爲業間授生徒或勸之仕不應戊子十月遘痰疾危而復蘇己丑十月六日痰復作竟卒距生嘉靖乙巳正月四日得年四十九耳傷哉國柱初諱士煌後改士禎朝邑人居新市鎮高祖遜生景瑞景瑞生霓霓生贈監察御史南河公世濟娶南大司馬韓恭簡公女生國柱恭簡公諱

邦奇嘗代名臣也國柱早慧五歲通算法六歲就塾師學即知所授書大義爲同學兒誦之恭簡公甚愛重常置左右楊忠愍公繼盛恭簡公門下士也言事謫狄道尉入關謁恭簡公國柱甫八歲從旁竊視意叅恣歆慕比去謂恭簡公曰客凜凜異人哉爲士者不當爾耶恭簡公益奇之語門人張明傳曰此兒必以諫顯第恐傷於激無益吾老不及見矣子異日盍以吾意語之後國柱自巡漕還北地至通州又欲有所彈射友人以義論之遂止是時國是初更好事者爭求多爲會蒲州遊難去一二慮及者倡說不根人

心搖動然豺虎已除幺麽數輩狐潛兎匿不久自散去急之則異說蠭出且持正論者或未必正言愈多是非益淆不如静也人皆以言重國柱余獨以不言重國柱以其能不言知鄉者之言非動於名也恭簡公可無恨矣

河南道監察御史益軒姚公三讓墓志

邢侗

公姚姓三讓名厥字崇謙益軒其別號也先世由太原榆社奉詔北徙占永年籍七遷實公高祖四傳而爲處士儀卽公父封文林翁封翁夫孺人世延爲施予里有義門姚氏稱而公生異徵夢于封翁云燮爲剛壯繆與我戰北而痛頷已公墮地痕頷宛然也久之借璣乃滅稍長從叔父學穎悟絕倫十歲輒稱制舉文駸駸令上又數年爲嘉靖壬戌與浙公以儕學試擢置文學弟子弟　屢試不而俯指督振股

庠間萬曆癸酉舉于鄉連第進士踰年用次得祁門令抵舍諗二親旋以板輿之邸盖身率婦子儘飯脫粟而奉親則極旨甘公治披誠盡下不樂為鉤棘祁人亦安公坦易獷悍化之若茲務之翹陽光也欲民恬勢將嫁絲絹稅于同郡五邑民四邑操挺起矣祁觀望而動公亟諭之謂行令在必不忍而曹代欲民且譯能已稅乎祁以令故靡所譁鉏率之四邑扞文罔而祁獨按堵稅竟以不坐一時上下服公恬鎮足屬大事隱然具公輔望矣三載上績父母以下受四勑如制又二歳公及于徵矣值母孺人與養倉皇扶

樞郡邑民攀號如喪厥妣枳其車三日不得行已相
與醵金建祠勒石紀事他以常食位祀公者千家矣
癸未服闋拜山東道監察御史乙酉出按三河鹺闈
視鹺池剩量池勢高下元源別為勝畦鹺車以時轉
運不令亢乾源淖莫可執誰猶大土炭低昂為諸造
化而以吾陰陽及移之鹺乃大有秋于是三河不至
割裂方幅為長廠倍公之力焉丁亥出按陝西歲大
侵公一意荒政發賑撫貸迄無餘術至感神示者石
為粳糯石爛可啖也奏石于 朝以 朝咤異謂公誠
感公按部務持大體不為毛屑然所至不寒而栗郎

諸王國人各屏氣相下曰毋觸吾驄馬姚公他可知矣埀巳于事而竣用倦劇移疾歸跡數載未嘗以片謁抵郡邑門郡邑闔管不識驄馬姚公何狀諸守相令長無不凜凜于姚公甚者辛卯起補浙江道出按應天諸郡所轄隷強半公所舊耳目地一切斷除典建風裁之外佐以陽和然至郡大吏有所憑依體法則又露章糾舉畧不假毫髮人相指謂曰此其孫眞御史邪及報命肺疾忽作又躲聞封翁疾疾置以歸尚及扶侍未幾罹于大故哀毀踰恒丙申服闋猶委頓不能北會臺檄屢至不得已趣駕入臺補河南道

掌道事用職掌清埋軍政拾遺疏中多冒時所諱府尹爲政公遂不能一日安于其位矣于時直言見詘南北省臺幾空無人先是擁當塲擂立貴顯人同年某氏風公往詣之公曰七尺之軀與三尺之與孰重君且休矣附者咋指高之公既居林杜門掃軌郎客戚執友無故不一而過婚喪可哀憐事則不悋傾橐期于得當而後已擇地當爾塾舉諸子弟延師誨之不倦奏疏剴切及他文㸃稚偏多逸去亦見公生平任質不術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五 终